

佩弦齊文存

佩弦齊駢文存

佩弦齊詩存

佩弦齋文存卷首

義烏 朱一新 鼎甫

請速定大計以措危局疏

奏爲法夷薦食藩封陵迫已甚籲請速定大計以措危局而固邊防恭摺具陳仰祈

聖鑒事竊維法越兵爭已逮年餘戰守紛紜迄無定議近聞法人襲破越都迫成和約歸其保護

朝廷重開邊釁未肯頌言用兵抑或軍情慎密

聖心默斷於上樞臣贊決於下非外廷所能仰窺萬一然微臣倦之私終難自己竊謂今日情形有不能不戰之勢四有必當急戰之機三敢爲

皇太后

皇上縷晰陳之越南之患釀於琉球琉球之禍萌於臺灣倭人狃於臺灣之役滅琉球以嘗我俄事方殷未遑撻伐迨伊犁來歸而後我仍晏然無問罪之師於是法兵起矣得隴望蜀夷固無厭亡牟補牢計猶未晚失今不圖將狡焉思啟者接踵而至英人據緬甸以迫滇據廓爾喀通衛藏以窺蜀俄人煽烏梁海以脅喀爾喀蒙古不出一二十年我之疆糜屬國胥折而入於夷得亡齒寒欲求邊境一日之安而不可得此其勢不能不戰者一然猶可諉曰遠臣請更言其近者朝鮮密邇

陪都屏藩東海米利堅志在互市首發難端猶未必利其土地也俄與日本則日思抵隙蹈瑕以進規我東三省其幸免於吞噬者正以仰仗

聲威久庇宇下之故若越南唾手可取俄日兩國勢必效尤挑釁

朝鮮朝鮮非越南比我能隱忍坐視乎與使他日受剝膚之灾而仍不免於戰何如今日戢狡謀之漸而先示之以威此其勢不能不戰者二越南六郡膏腴之地久爲法踞其僅存者視同外府何足勞師祇因滇蜀富饒垂涎已久法商近以礦利聳其政府遂啟戎心若未戰而遽與言和墮其術中勢必多方要挾滇南金穴之利中國自主之權彼皆得而撓之而議兵費議商政無理之求抑在其次此其勢不能不戰者三劉永福雖草竊餘生近已爲我捍衛牧圉我之濟師濟餉法人豈無聞知掩耳盜鐘事機終露法以李威利敗沒之故切齒復仇若和議一成彼將佯請中國夾攻劉軍杜我接濟之謀絕其應援之路弗從則仍傷和好從之則自撤藩籬措置綦難進退失據此其勢不能不戰者四法自爲德破以來嘗膽臥薪誓刷前恥每欲耀兵鄰境虛張國威而歐洲無隙可

乘乃思求逞於我萬不料有劉永福之助越也師徒撓敗不得已始爲鄧艾取蜀之謀以圖牽掣越軍孱弱城守空虛順化之失固在意中初不必因此張皇失措我但成犄角之師彼將聞而氣阻我若持緩圖之議彼且益肆憑陵此必當急戰之機一也西例軍興無專餉取諸國債籌諸議院法又爲民主之邦民不樂輸餉源立匱此次用兵皆其執政之意國人以其舍德而事越也怨議繁與外部大臣因之避位第元戎失律勢成騎虎不得不徵兵調餉以張虛聲若布告各邦聲罪致討曠日持久情見勢絀必將陰丐英美諸國爲之解紛此必當急戰之機二也法使脫利古嶮強已久近忽至天津議和法又別遣舊使巴特納爲全權大臣隱示轉圜之意若使迎機以導和約未必不成然阮氏舊封已非我有且聞法又調阿洲土兵萬餘赴越此其意不過以和餌我冀緩救越

之師而全力專注於劉永福孤軍以逞其毒遲延日久彼將厚集  
兵力先發制人劉軍挫衄越事糜爛邊境驛騷我始幡然改圖亦  
已晚矣此必當急戰之機三也夫事會之來間不容髮今日之時  
勢其必出於戰而無疑者固已章章若是然使內無制勝之術外  
無禦侮之才臣猶未敢冒昧上請也溯自髮捻肅清而後練兵選  
士製器購船十有餘載以之角逐海上則不足以之防禦海口則  
有餘矧以戰爲和和乃可恃以戰爲守守乃益堅臣請更陳制敵  
之要一曰圖進取法以水師雄海外今據河內隕南定襲海陽以  
拒劉永福其神符海口防守必堅以我所短攻彼所長非計也儻  
欲盡富長江而守則左右南三圻拱手而授之法北圻十六郡存  
者亦不及半河內去鎮南關僅四百里而遙彼以保護東京爲名  
治舟師據險要邊患將自此始爲今之計惟

併引孫子不卷下  
三  
飭滇撫臣乘秋高瘴落之時出洮江以拊其背

飭徐延旭循富良江直搗東京而檄劉永福進取海陽南定興安以爲屏蔽三郡旣得駐之重兵進可以撼南折退可以扼越海底爲一勞永逸瓊州距西貢輪船兩日可達北距神符海口尤近或時出奇兵擾其後路斯可耳要不必與之角勝也二曰固根本法人勞師襲遠久將不支或且豕突狼奔擾我

畿輔李鴻章威聲素著坐鎮巖疆設防十餘年糜餉千百萬若臨事而不能一戰

國法之謂何且天津海口守禦甚嚴敵若果有北竄之謀則以淮軍扼其前煙臺旅順兩軍蹙其後首尾夾擊可使隻輪不返敵亦安敢輕陷重圍並請

特簡親臣嚴閱衛士屯張家灣一帶爲津師後勁如是則根本可

無虞矣三日嚴海防登萊兵力雖薄有吳長慶駐高麗之師移駐仁川海口遠則固

神京門戶近則爲山左聲援且與奉吉防軍遙相聯絡瓊州與越南對峙法不得逞於越或將攻其無備以綴我師當徙勁兵募廣勇以實之張樹聲曾歷戎行粵之紳富急公奉上官民聯爲一氣敵自不得覬覦江南鎮以重臣又有長江水師爲之策應吳淞礮臺雖未及北洋精密亦已經營有年上海一隅西商麇聚歐洲以商立國英人成本尤多利害相關法亦未敢輕動臺灣自開番地後兵額倍增鹿耳門天險堵禦亦易但能堅守澎湖嚴扼滬尾內奸不作外寇難乘遼洪阿姚瑩之敗英軍前事之師也閩兵六萬有餘戰艦幾及三百調度得人豈虞外侮兼可與浙軍互相救援惟定海孤懸海中易攻而難守應



飭疆吏相機妥辦毋以一隅掣動全局閩浙督臣嫻於吏治軍事素所未經或當調入腹省之處

聖明自有權衡非疏逖之臣所敢妄議輪船可用者聞僅有二十餘艘請以其三之一衛津沽以三之一固粵海而以其餘爲遊弋之師輔以紅單快蟹拖罟舢板等船儘敷守禦聞北洋所購蚊船價廉而頗適用鐵甲兩艘未至亦令迅速開行鐵船駕駛多用洋人豈可倚爲折衝不過以壯聲勢毋憂其不足也四曰興團練防海之要在戢漢奸然今日之漢奸防不勝防矣教士徧於國中教民蔓於海內暗爲綫索漏洩密謀道光鎮海之師咸豐大沽之役可爲殷鑒臣愚以爲欲靖內奸非團練不可民間使自爲糾察則耳目易周官吏不擾以科條則團防易集薄海黔黎痛憾洋人深入骨髓欲得而甘心久矣祇以

威令所在未敢擅自驅除洋人之畏官軍不如其畏鄉勇廣東三元里之事具有明徵彼深知衆怒之難犯也故借傳教爲煽惑以貨財爲籠絡其意甚狡其計則愚今誠

宣示海疆徧興團練爲民擇吏因地制宜郡縣假以事權牧令久於其任無事則編爲保甲以防豪右之橫行有事則集爲鄉團以輔官軍之不逮徧地皆民卽徧地皆兵閭里之棘矜勝於樓船之戈甲也目前倉卒集事雖未必可使卽戎但使實力奉行奸宄已無所容足法國傳教之徒責成地方官護送出疆遣之回國事平再議開禁餘則由總署婉商各國公使令暫回香港或暫羈腹地以防誤殺之虞並曉諭民間毋得擅毀教堂擅傷教士斯睦鄰之道抑亦省事之方也五曰聯與國馭夷者必審度夷情而後可操勝算德與法勢不兩立法苟逞志於越未有不爲德所深嫉者若

令李鳳苞商諸外部聲言出師或假曾紀澤以全權之名由法赴德明結外援此法人心腹之憂必致自相驚擾或謂中外之交未固德豈肯爲我用法豈果爲我愚然使事卽難成固於

國威無損況今日歐洲大勢可制法之死命者惟德而深慮法之復熾者亦惟德德旣與我同其利害自當與我依如輔車彼此合謀觀釁而動卽使事平索謝不過少酬兵費較之坐失藩衛受無已之侵陵其利害相去猶不止什百也昔漢通西域而匈奴遂衰唐盟回紇而吐蕃宵遁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日之事何獨不然有此五者可以一戰然臣非必果於求戰也直省水潦爲災民窮財匱非迫於萬不得已豈敢輕言用兵儻

天討旣申彼能降心相從言歸於好我又何求若其妄肆鴟張執迷不悟則請堅持定議毋惑游談英人入江之師動以浮言而至

今爲梗俄人改約之議示以鎮定而卒就範圍得失瞭然無俟再計決也臣忝列清班翰林職在論思不敢謂無言責况越南一役爲數十年安危所繫日夜念此憂憤實深迫切上陳不勝戰慄待命之至謹

奏

光緒九年八月廿二日

再聞廣東寓居洋人鎗斃華民致激衆怒有拆毀洋房之案其起衅情由及一切弭患事宜該督撫諒必持平辦理惟中西律法輕重懸殊華民殺洋人則有抵罪之條洋人殺華民並無結案之日且非獨洋人而已卽教民犯案亦多爲所掣肘固由各領事之有意庇護亦以中外刑法不同故敢藉詞延宕也擬請

勅下總理刑部兩衙門照會各國公使商訂畫一刑章頒示遠近以免畸輕畸重之弊庶巨案不致久懸而中外之民亦各有所顧

臣爲慎重民命起見謹附片具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

和議未可深恃疏

奏爲和議未可深恃請

飭嚴海防以杜狡謀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等聞大學士李鴻章覆奏一摺

諭交廷議仰見慎重邊防博訪周諮至意臣等竊謂能守然後能

和古今不易之理道光年間撫議未成海防先弛遺患至今前鑒

不遠今法越之事誠懼其蹈覆轍也敢先舉和議流弊言之北圻

之地越不能守我取諸法非取諸越也諒山高平宜光地多礮礮

非法人所必爭北甯山西興化屏蔽東京爲法人所必據今欲與之畫界分疆北甯以南豈能復踰尺寸將來邊隅有事一舉足而徑攸鎮南關疆場之患正未有艾况數年來

命將出師所得者祇此人棄我取之地人之稱斯帥也其謂之何然分界之事特其小焉者也劉永福屢擢凶穢法且欲得而甘心以西例言之我固有保全之責同治時白彥虎竄入俄疆斯弗予我卽其明徵劉軍之在越南若綴疣然無所附麗倘欲畀以宣光諸郡爲我屏障則實迫處此旣非法人所甘而壤地褊小不足圖存終且爲法人所并僮欲徵入內地以焉糜之在劉軍則遷地弗良在北圻則長城自壞墮軍實而長寇讎莫此爲甚然劉永福之事猶其小焉者也兵費賠債西國幾視爲通例前聞各國使臣至總署調停索價款二千餘萬今李鴻章且謂調處於未要挾未決

裂之先夫去冬之照會近今之

諭旨中外共曉此猶謂之未決裂也其將誰欺福祿諾兵船已至  
吳淞揚言北上此猶謂之未要挾也其孰敢信且諸使臣以二千  
餘萬爲言而德璉琳獨言可省其果省耶諸使臣恥其言之不售  
必將多方搆煽而和議終於無成其不果省耶又何爲竭有限之  
脂膏不以之備餉需而以之填谿壑此理之不可解者也然兵費  
之事猶其小焉者也滇岸通商各國覬覦已久但能遲開一日則  
外夷少一日之賤削邊境多一日之收安李鴻章乃以各海口通  
商無咎爲證夫自海口通商以來每歲漏卮二三千萬海關總冊  
歷歷可稽東南諸省十室九空市肆蕭條日甚一日其效亦略可  
覩矣矧海口通商不過竭我之利源陸路通商更欲攘我之土地  
不必遠徵諸印度南洋也越南之事卽前車之鑒滇省礦利甲天

下道險運艱彼且將以助我興利爲詞以開辦鐵路爲請通商不  
已浸假而牟我自然之利率利不已浸假而奪我自主之權彼若  
任指滇粵口岸以爲壘斷我將何以應之李鴻章旣已成算在胸  
於其必不可許者諒能堅持以拒然臣等鯁鯁過計正慮其急於  
求成將曲狗敵謀而不恤也夫此數端者法必竭力以肆要求我  
亦必竭力以相抵制抵制不已彼且竄擾海疆以爲恫喝故我軍  
卑辭款敵之際皆敵人潛修戰備之時而

朝廷方逮失律之元戎以肅軍政疆吏復持至和之游議以懈軍  
心迨至沿海驛騷邊方糜爛悔已晚矣爲今之計旣已陽示和好  
之名益當速籌戰禦之實戰禦之實奈何首籌北洋北洋淮軍幾  
及四萬器械之利餉儲之富爲諸鎮冠自捻寇削平而後不見戰  
陣者十有餘年李鴻章臨事恒怯豈自料其軍之不足恃耶然大



沽北塘礮臺林立守備素嚴忠在士氣不振今宜明示以

朝廷至戰不三和之意嚴申軍律以肅戎行其煙臺責之曹克忠  
旅順口責之宋慶嚴不測之誅重不貲之賞心志既定兵氣自揚  
儻煙臺旅順各得輪船數艘以爲兜剿敵必不至越東海而徑闖  
大沽即使徑闖大沽而有煙臺旅順諸軍以爲聲援敵亦安能持  
久是在當事者之堅忍耳其次籌臺灣海濱諸島若崇明若定海  
若瓊州皆非西人所注意獨臺灣地大物博得之可以控制南陔  
故東西洋人莫不垂涎其地臺灣道劉璈前守浙之台州尙稱果  
敢聞鎮道意見不合閩督駕馭失宜古未有上下不和而可共兵  
事者應請

飭查更調以免貽誤其次籌沿海海疆數千里防不勝防然如粵  
之虎門浙之鎮海江南之吳淞口所當扼要而守者每省不過一

二區其餘輔以民團已足靖內奸而禦外寇今設防將及半載而各省團練仍未通行殆非所以作民氣固民心也且今之議和者動藉口於鎗礮未齊輪船未備抑亦思道光時林則徐之守廣東咸豐時僧格林沁之守大沽豈皆船堅礮利乎臣等固不慮器械之不精而慮軍心之不固今教民漢奸充斥內地非以民團自相糾擯兵力必且終窮並非好爲迂遠繁重之事也其次籌外夷東西兩洋無事則爲狼狽之奸有事則收鷸蚌之利今倭有琉球之釁英有沙面之釁俄有黑頂子之釁類皆觀變乘時眈眈思逞聞法軍在越募俄日兩國人爲助其意可知英雖強弩之末未欲與我爲難然有巴夏里潛煽其間安知不協而謀我軍志有之上兵伐謀其次伐交馭夷者當權其緩急重輕以爲區處故沙面之案速結爲宜曾紀澤在倫敦克舉其職請

飭與英外部妥商完案以固邦交俄與日非可理喻我苟專示以弱彼將益逞奸謀操縱得宜則總署與樞臣之責矣抑臣等更有請者敵國外患乃殷憂啟聖之資古帝王惕厲憂勤以禦外侮載在前史無俟縷陳李鴻章所奏內外上下臥薪嘗膽之言實爲救時要論顧臨事則每思自奮事後又徒託空談際茲時勢艱難一誤豈容再誤此其道在求諸實事其端必始自

官廷今法夷要挾多端和議終不可恃兵事利鈍非可逆睹自天津而外其餘沿海皆屬次衝卽或偶有挫衄願勿遽示張皇則法人恟喝之技將窮終必就我要約此臣等區區冀望之忱抑亦薄海臣民之願也臣等忝列論思之職目擊時艱披瀝上陳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十年四月十八日公摺三人同上

敬陳管見疏

奏爲敬陳管見事竊維法夷犯順

天威赫怒聲罪致討閩中之役雖舟沈師燬而將士戮力殲厥渠魁近聞各國又代爲轉圜此其操縱之機

聖明自有權衡非臣愚所能仰測特恐敵謀詭祕借和議以懈我師句結強鄰徐圖大舉夏間之事具有明徵故防務不可不加意講求餉需不可不預爲籌備臣管窺所及約舉八端敬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

一關東宜屯重兵也法今按兵不動殆將潛煽俄日兩夷協而謀我法與日貧弱無足慮可慮者俄也俄兵船不能出地中海其統

東太平洋而來者數必無多然有日以爲東道主則取攜較便法  
有鐵甲六十餘艘兵輪二百餘艘器非不利所乏者糧餉也儻因  
糧於俄而調一二十艘擾我東南俄與日復擾我東北以遂其覬  
覷朝鮮之計則我將處處受敵查朝鮮與俄連界者爲咸鏡道之  
慶源府俄人可自圖們江口濟師特其地林木叢雜非用兵正道  
其通商三口在德源者距國都較遠在東萊者則與日本對馬島  
爲鄰在仁川者距國門僅七十里俄日有事該兩處首當其衝我  
軍戍朝鮮者駐漢城似不如駐仁川以扼門戶然朝鮮地瘠民貧  
銀每兩僅易錢七八百聞我軍苦累已甚吳長慶沒後統兵者資  
望漸輕萬一士飢而潰豈不損

國威而啟敵侮臣之過計以爲軍事貴因地制宜士飽馬騰然後  
可操勝算增口糧所以固屏藩也若其不能則弗如撤回內地以

防譁潰而

飭該國王整軍經武爲自固之謀至山海關外隨地皆可登岸現  
僅有吳軍分紮金州兵力太單易生窺伺似宜

特簡威望素著之大員統兵以鎮其地東控朝鮮之衆西連樂亭  
之師建威銷萌根本益固矣

一浙江山東宜加意防範也敵船現泊閩粵再舉未必犯閩且將  
直竄北洋以驚我蹈瑕攻隙以撓我我之所謂瑕與隙者非浙與  
登萊乎定海有成邦幹等十餘營甯波有提臣駐紮而鎮海尤爲  
衝要防兵或恐單弱軍火亦恐不敷可否

特名前提臣黃少春募舊部以屯其地乍浦水淺沙淤舟難駛入  
然道光時亦嘗爲鏖戰之區浙兵力難分顧安徽江西地居腹省  
如有防營似可就近抽調移緩就急閩浙勢本相連請

飭左宗棠統籌兼顧登州威海衛爲北洋第一重門戶舉山東全省之兵力統馭得人夫豈不可一戰第聞其礮臺甚少應請

飭該撫趕籌修築煙臺雖已屯重兵然與旅順尙非對峙其對峙者爲隍城島海面廣不逾二百里最宜扼守從前未暇經營今則更不可緩如敵舟北犯以此地與旅順礮臺扼其衝而以天津輪船馳剿之敵必不能飛渡固旅順卽所以固天津也

一出關之師宜添募粵人也北圻山多而瘴重湘淮士卒觸之輒病現雖秋高瘴落正利行師而兵事非一時可了轉瞬春瘴又發以病卒而當勁敵恐誤戎機似宜於粵西招募數營補湘淮兩軍之闕南甯太平諸府毗連交趾水土尤宜或慮粵兵弱不足恃不知兵無強弱視將帥之勇怯爲強弱蘇元春王德榜等素稱健將稍加訓練可成銳師其進兵之道滇軍由興化攻山西粵軍由諒

山攻北寧並請

飭潘鼎新聯絡越團梁俊秀等進拔海陽以清後路北寧山西爲河內門戶法必已宿重兵請

嚴飭諸軍進取兩城兩城復則河內勢孤彼且撤兵回救查河內依富良江以爲固我非兼用水師不能制勝援兵旣集彼以其堅船利礮進迫我師而我陸路迂迴驟難濟師以遏其凶蹙勢猶可慮故爲今計能以輪船堵神符海口使彼援兵不得入策之上也然其勢固有所不能則莫如厚集兵力互相犄角漸迫河內河內若復令黃廷經爲前導乘積勝之威以向順化彼將悔罪求成之不暇而暇擾我海疆乎第師行愈遠饋餉愈艱聞滇軍幾及四萬人多則餉絀頓兵堅城之下籌畫更當周密耳

一陸軍宜力扼礮臺也水師誠未足恃礮臺則修築有年北洋最



密南洋次之粵又次之非盡如閩中之脆也論者徒鑒於閩事遂欲專重陸兵夫重陸兵誠是也但棄數十年經營之礮臺而專注於上岸截擊則不可沈一船彼少一船之用壞一船彼需修理一船之時此非力扼礮臺精選礮手安能制其死命自火器盛行而後巨礮所及前無堅城專意守城者其城必不能守故礮臺被燬不得已而截殺上岸之夷散伏猱擊人自爲戰使彼失其所長亦足制勝然殺一夷僅少一夷之用其與擊沈敵船之爲利孰大孰小固不待辨而知也應請

飭下各統兵將帥如有輕棄礮臺者重治其罪而仍以陸兵爲游擊之師庶可固軍心而作士氣至護礮臺之法有斜坡有深溝有沙袋有太平蓋礮不宜密房不宜瓦臺不宜露此身在行間者類能知之特恐各海口未能一律亦應令先事綢繆以期鞏固

一水師宜互相策應也海疆綿亙萬里已苦備多力分而巨猶請  
增防者則以水師太少未能兜剿之故也輪船四五十艘半多窳  
敗臣誠知其不足恃顧分防則見少合擊則見多與礮臺相依爲  
用彼攻臺則我擊其勢彼反擊則我避其鋒但以尾襲爲功不以  
兜剿爲事彼亦有所顧忌不敢全力專注於臺縱不宜勞師涉遠  
而南洋分援閩粵北洋分援登萊鄰境毀一敵船本境他日卽少  
一船之擾利人利已彼分畛域者特未之思耳論者徒鑒於閩事  
遂欲棄置水師不知閩之敗在隨敵狡謀起旋太晚船身未轉敵  
礮已施然且毀其巨艦傷其大會則水師非不可用也且我無牽  
制之師彼但以一二十艘東馳西突以兩三艘分堵海口海疆萬  
里一息不得解嚴師老財匱不半載而我已有坐困之勢此兵事  
所最忌者應請

嚴飭各督撫力顧大局互相應援堅持數月俟河內圍合彼自迴  
師返救庶沿海可稍息肩矣

一各海疆宜仿閩中之制

特派團練大臣也鄉團可勝不可敗今夷恃鎗礮之利百姓未經  
戰陣豈遂望其殺賊立功然其中有二利焉漢奸可藉稽查也各  
國可資保護也此二者皆地方官應辦之事而實非地方官力所  
能周惟責成各鄉團董申之以大義諭之以時勢庶漢奸無所容  
足而各曉然於焚洋房殺洋人之有損無益乃可弭患於無形特  
非公正巨紳寵以

朝命不能重事權而行禁令應請

飭各督撫徧稽輿論凡衆望素孚者上其名每省各

簡一二人任以團政斯衆志可以成城而奮身殺賊之徒仗義效

忠之士亦卽出於其間矣

一腹地宜置機器局也兵興而後製造軍火日不暇給出自各局者半購自外國者半然德素仇法而嘔俄萬一俄人蠢動德必守局外之例而外來之源絕南北洋局皆濱海萬一敵兵闖入閩廠卽前車之鑒而內造之源又絕所恃者獨金陵皖蜀諸小廠耳聞蜀廠專用華人其用意甚深而製造尙未精美距海遠則呼應不靈可否於江西湖北近水之處添置一二廠以備不虞儻經費不敷則仿外洋之例准紳富暫開公司如德之克鹿卜廠英之亨利馬梯尼廠者以資挹注或疑私廠開則民多購用恐滋事端不知呈明開造事與官廠一律先爲厲禁民間豈敢私售寇平則已何害之有特須慎選清正鄉紳以資倡率庶不致爲煤礦之續耳一餉需宜豫籌也軍書旁午大農束手李鴻章代陳捐款四條捐

生必不踴躍卽踴躍矣而由此漸加推廣流弊正自無窮蓋籌餉之議惟推廣捐輸最爲失策持千百金以博倍蓰之利其意果將何爲吏治之不能澄清閭閻之不能綏輯遺患至今而辦捐委員之侵冒特其小焉者耳夫自古理財之道不外開源節流而今則更當力除中飽臣備員詞館國計固未及周知然亦有約略可舉者一曰川鹽加釐川與淮夙爭楚岸丁寶楨顧全大局以歸還兩淮引地爲詞然利之所在人趨若鶩其浸灌如故也臣以爲欲復淮岸莫如重征川鹽使川商無厚利可圖楚民無賤鹽可食將不求復而自復聞湘中自岳州以上離川遠而價亦昂顧湘民不願食淮鹽者則以淮網滯銷色味俱壞之故夫川淮既有此疆彼界之分

國家當有酌盈劑虛之道使相形而不見絀斯多取而不爲苛惟

黔岸正在規復之時不宜議加以窒其路他如長蘆河東兩淮浙江廣東因地制宜每觔酌加一二文尙不至大妨民食當此多事之秋泉商坐擁厚貲自必情殷報効也一曰土藥加稅夫釐金之取諸民者當求其輕獨土藥之征諸民者不嫌其重今吸煙者徧內地非以其甚賤之故歟來自印度者驟難議加種自內地者豈亦不能自主應請於釐卡舊章外加抽倍蕝稅愈重則銷愈滯販愈少則害愈除何憚而不爲此至洋藥正稅固有定則然逢關納稅遇卡抽釐之約至今未改也謂宜免收子稅增訂釐章毋使洋商獨擅其利一曰裁併釐卡釐金之在今日亦弩末矣收數雖減於前而取諸民者不啻倍徙巡丁之乾沒船戶之買放多一查驗之卡卽多一作弊之區不肖委員甚且分肥入己法久則弊叢非痛加湔洗不可今姑略爲變通則莫如裁併之一法凡驗票而不

抽釐者一切罷之每卡數十人皆游手也聞湖南釐務每月將收支細數張示局門共睹共聞弊端悉見法良意美各省皆可踵行此於國計雖未必有補而實大益於民生藏富於民亦卽足國之道培養元氣尤今日第一要義矣一日整理關稅閩粵兩海關歲收實數外人雖莫得其詳然必不止三十萬金者則舉口一辭前兩廣督臣劉坤一署粵關月餘已贏十五萬兩今海疆多故深宮澣衣非食而於此獨任其侵漁匪惟於法不周抑亦於理不順現任督臣楊昌濬張之洞皆以清廉著稱應令會同各將軍澈底清釐於

官廷上用之需寬爲籌備餘則悉數革除酌其中以定盈餘卽取其贏以充餉項必於軍國之用兩有所裨一日裁汰汛兵裁兵併餉之議亦既有年而或行或不行則視乎督撫之賢否顧營兵亦

實有不可裁之處貴因地以制宜毋徒拘一切之文法也督撫中未必盡嫻兵事或昧於大勢或便其私圖或因循苟且日復一日卒無成規臣以爲宜

特派清正知兵之大臣如彭玉麟者周歷直省會同各督撫分別汰留改勇爲兵聚汎成營增給口糧勤加訓練庶兵皆扼要而餉不虛糜今軍務倥傯誠未暇遽議及此獨腹地州縣之汎兵或十人或八人其地不關驛站者先宜裁汰夫此十人八人之設曰捕盜賊也今則焚索陋規於盜賊熟視而無覩而此十人八人者又多虛額裁之必不生事非如勇營之難遣散也其千把外委一切歸營差遣而捕盜仍責之州縣必無廢事歲省已鉅萬矣夫此數端者皆目前可行之事猶非其利之大者也今天下與我爭利者何人乎非島夷迫處而奪吾細民無窮之衣食乎通商以來每歲



漏卮二三千萬幾三十年於茲矣絲茶爲出口大宗歲值三千餘萬乃僅抵洋藥進口之數而香港洋藥之漏稅者猶不與焉其進口絨布歲值幾二千萬銅鐵歲值四五百萬則並無可取償此皆吾百姓之脂膏日流往外洋而不返者也東南財賦之區日窘一日而外夷若俄若美若印度若意大利亞皆極意興植茶桑以與我爭此大利此後絲茶進款亦不足恃而海關之既開者不可復閉矣於是見微知著之士乃議興鐵路以與彼抗夫天下勢之所趨雖大力者莫能遏故鐵路將必有興辦之日而今則非其時輪船漸推漸遠可以奪外洋之利鐵路漸推漸廣必先奪小民之生計其收利在數十年後而目前之所謂利者夷人得而專之矧外夷之有火車以其煤鐵之富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一切倚辦外洋則財之輸於外洋者已不可勝計當此餉項奇絀之時不借洋款

以備軍需而借洋欸以開鐵路恐非計之得也然則此時所當急籌者何在乎仍不外開采煤鐵而已洋布絨泥非中土所產亦當興機器以織之斯二者取天地自然之利而不礙小民謀生之資李鴻章皆曾建行衆口沸騰卒無實效蓋其建議則是而用人則非也昔唐劉晏理財用士人謂其名重於利李鴻章多用商賈夫非以士人拙不足用而商賈習於夷哉豈知西俗商與士合其富商卽其巨紳中國之商賈半多專利利已而其假開礦以攫民財者尤商賈中之巨猾也惡可以西夷之法行諸中國顧爲政者當立法以懲奸不當因噎而廢食欲祛其弊莫如擇廉幹之士以任之延西人精於地學者與之考索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未始非富國足民之道礦利旣興徐議鐵路未爲晚也

右臣所謂八端者如此夫兵事固難踰度況臣未嫻軍旅豈能盡

協機宜顧聞昔人之論兵者大要在爭先著臨陣則後動者勝審  
幾則先發者勝自關外用兵以來法夷事事爭先中國事事落後  
然猶可曰和議誤之也今則明降

綸音大張撻伐膺闕寄者宜何如凜遵

諭旨力掃檣槍卽或和議果興而將帥力戰於外和事乃速成而  
可久否則且墮其術而不自知此驗之往事歷歷不爽者至樞廷  
譯署諸臣當爲徙薪曲突之謀不當爲臨渴掘井之計將帥和衷  
共濟毋妄分畛域以誤事機臣僚竭慮效忠毋徒爲高論以淆觀  
聽法人雖橫安能攻吾上下一心堅不可破之勢哉臣位卑識淺  
屢瀆

宸聰不勝戰慄屏營之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十年九月初七日

東三省就地籌餉片

再東三省防費九十餘萬皆仰給度支現當庫款支絀之時必須就地籌餉乃可經久鹽釐爲餉項大宗東三省立法未周似可稍增其費以充軍實吉林多荒地綏芬河圖們江上流兩岸皆沃壤也東北則窩集縣延可限戎馬之足東南接琿春地勢平行與俄連界聞俄人經營其地始則招華民以事開墾近又悉數遣回而遷其國之罪犯與所擄土耳其人以實之人給一火鎗以自衛移廓密薩爾於雙城子密邇琿春其蓄謀叵測路人所知而我之招墾者皆登萊流民無家室無國糧倏聚倏散遷徙靡定生聚教訓將安所施夫有地而無民與無地同琿春勢處邊要豈可不綢繆

先事擬請仿漢時徙民實塞遺制募准徐登萊青窮民之無業者攜眷以居授之閒田畀之牛種數年後乃報升科參以兵屯之法編爲什伍自相保衛其京外貧苦旗民願往者倍給以費人糊地闕琿春乃足自存然屯糧之收效甚緩目前軍食猶無所資也則莫如令戍卒淘金以自贍而官收其贏以贍軍吉林如綏芬河希別爾河那爾混河費納和河其旁皆有金礦爲舊時金匪出沒之地近雖嚴行封禁而利之所在人所爭趨他時禁令稍寬必將復循覆轍况貨棄於地適啟強鄰之覬覦俄人探得黑龍江金礦二十八區去歲已淘金四萬餘兩矣積薪厝火安禁其不窺伺計不如官爲開採可以弭隱患而裕軍儲吉地苦寒初夏冰泮仲秋已凍計可淘金之時歲不過三四月仍無礙於訓練也若准軍民共採將舍農畝而盡趨金礦又非徙民本意故不如軍採爲宜可否

飭下奉旨兩將軍酌度情形查明辦理謹附片具陳伏乞  
聖鑒謹

奏

敬陳海軍事宜疏

奏爲敬陳海軍事宜以備

採擇事竊臣伏讀五月初一日

懿旨以物色將才認真練習諄諄

訓諭反覆周詳仰見慎重海防實事求是之至意

微臣

管窺所及

庸備芻蕘不揣樛昧敬爲

皇太后

皇上陳之

一南北洋地勢遼遠宜建膠州爲重鎮以資聯絡兼以屏蔽北洋

也自來用兵者禦敵於門庭之外而後堂奧得以晏如北洋形勢以渤海爲堂奧以旅順廟島對峙爲門戶以威海衛爲外障布置亦極周密矣然臣詳稽地勢參考衆論而知旅順一區非戰守之善地不宜以鉅帑營建船塢也口門狹處僅容一船敵易封堵一口內淺沙膠滯戰艦難以成列疏濬則費巨帑二也口外陡岸深水無沮洳亦無淺灘敵易登陸以襲我後三也屯埠三面懸海者西人謂之班道守護倍難該處地形似之又內埠離外岸太近敵船炸彈易及四也無內河以通腹地轉運甚艱燕齊與之隔海猝遭封堵陸兵難集五也金州西面大連環爲旅順後路庚申之役英人泊舟於此頸地太狹敵船便於寄碇斷我運道六也此數者皆兵事之所忌船塢旣建敵必以全力注之而戰守多所牽掣特其地鎖鑰北洋屏藩遼瀋又未便置之不顧臣愚以爲欲固旅

順威海則莫如先固膠州膠州海口寬二三里內有大澳可容羣  
艦其外地形盤互島嶼林立群家陳家諸島橫石隱伏號稱天險  
最南爲曹家嘴又南則壘山距江南之鷹游門三百餘里上可蔽  
登萊下可控江浙蓋形勝必爭之地也膠州分南北流其南流入  
海處曰麻灣口由麻灣沂南北河以達掖縣之海倉口亦三百餘  
里疏浚決滯舟楫可通元明兩代議修爲運道者也海倉口地居  
堂奧遙接津沽一旦中外有事運北洋之軍實以濟膠州則指臂  
可以相聯而西夷窺擾之謀無所逞或運齊魯之雜糧以供禁旅  
則漕運可以直達而西夷封港之技無所施建威銷萌形勢利便  
可否

飭下該撫臣詳細勘度如或臣言不謬則修造礮臺翔建船塢以  
次經營酌抽戰艦屯集其地爲北洋首衝庶聲勢易通藩籬益固



矣

一聞粵宜添置水陸學堂並請傳出洋肄業也海軍始自北洋餘猶有待者力不足也臣竊謂購鐵艦造石鵠動需鉅萬誠不能不徐俟擴充至儲養人才則非先事講求不可兵興以來平粵匪用湘勇平捻匪用淮軍因地取材事半功倍閩粵風氣强悍人狎波濤募爲海軍易成勁旅而至今未聞將材出於其間夫非以提倡之無人歟查閩省舊有水師學堂絀於經費久恐廢弛粵省聞擬創建而尙未成應請

飭下該督撫精心經理逐漸擴充以收實效從古有治人無治法學堂中教習之賢否生徒之勤惰皆提調之責成也聞天津學堂章程可觀奉行不力習業之時甚暫嬉游之事恒多提調不知教習不問無惑乎論者謂中國事多敷衍不如出洋學習之較有實

際也然臣竊以爲出洋一途流弊滋大黠者多染夷風甚或私習洋教浸假海疆多故其不爲漢奸者幾希夫戰事膽識爲上技藝次之巧猾奸僞之徒斷難得力與使技藝優而鮮忠誠之意不若技藝絀而有勇往之風選將練兵其必於此加之意矣此後出洋學習之例擬請停止專以實力整頓學堂如生徒學業已成志趣已定而復有志精進者令其駕駛兵輪巡行各國以資歷練以擴見聞無論水手弁兵敢習夷風卽按軍法嚴懲一二以厲其餘人心旣正人才自出矣

一購礮買船近多浮冒宜責成曾紀澤核實經理也西夷製造之工大都以算術測量爲本化學氣學輔之非心知其意者微特奧竅難窮抑亦良窳莫辨從前如董夢蘭黎鈞等之朋謀誣妄夫固罪不容追矣此外購辦槍礮之員以賤爲貴以舊爲新欺飾侵吞

弊可勝道卽李鳳苞承辦定遠等三船人言藉藉謂其中有不堪用者顧千里之失判於臺釐學遠工繁莫能窮詰也臣聞曾紀澤素諳算術奉使有年凡外洋船礮工程多經目驗使之精心抉擇當可略得端倪鐵艦工費浩繁製造需時勢不能不借資外國若兵輪槍礮我固優爲與其購自外洋曷若取諸內地似宜增開機局准集公司平時可略塞漏卮臨事可無虞掣肘至如守臺以田雞礮爲便行營以克虜伯礮爲精後膛鎗以哈乞開思爲利其中機括各別藥彈遂殊往往易一器而有鑿柄之虞閱一時而有積薪之嘆日新月異安有終窮應請

飭各局擇善而從較若畫一庶工歸實用餉不虛糜

一海軍衙門宜仿總署之制額設滿漢章京也

國朝兵制綠營而外悉用旗員同治初元立神機營由

禁旅中抽練故營員卽以旗員爲之舊貫相仍無從添設也今海軍控制七省縣亘萬里其兵則滿漢兼用之兵其事皆中外相關之事凡夫築臺設厰製械造船覘敵之機宜沿海之形勢非有幹濟之士與乎其間該大臣等奚以收指臂之助夫取士於

京師不如取士於天下之大也今日之時勢從古未有之變局非合羣策羣力無以挫外夷之凶然而折其謀而其端則必自海軍始矧會辦幫辦諸大臣固已滿漢並用矣似宜仿總署成例額設章京若干員俾滿漢正途出身者皆得由考試進第須略變舊法毋取浮辭毋重小楷必以通達時事學有本源者爲合格斯士爭自奮或亦造就人才之一端也臣身膺言職目擊時艱冒昧直陳是否有當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

奏光緒十二年六月初一日

順德龍令憲初校

受業

華陽王秉必  
仁和王克誠

覆校

佩弦齋文存卷上

義烏 朱一新 鼎甫

范香溪先生從祀議

昔素王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支離蔓澶非聖無法者橫流汎濫而不可遏一二好學深思之士闡道德明仁義求合乎聖賢覺世牖民之旨其言或苦駁而不純然猶良師益友討論切磋迺迺然有以自見於世若夫承墜緒之後窮六經之源博學篤志以求一是而又前無所挽後無所推闡榛蕪詔來哲孟子所謂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意在斯乎婺州理學之區也自東萊呂公而後何王金許薪傳勿替迨於今莘莘俎豆輝映兩廡而其先肩守待之責者則香溪范先生也先生爲學原本經術窮理致知凡諸子百家之書歷代國史治亂存亡之迹靡不貫穿洽孰辨論精

覈而大旨歸諸存心以爲心常存則常覺常覺則理明理明則知非知非則知恥知恥則知悔知悔則自新之功進而自欺之蔽除故爲舜蹠兩圖以辨聖狂之界爲恥悔兩說以明恥爲入道之端悔爲寡過之本築慎獨進學兩齋而爲之記以去夫拚著之私而博求夫天地民物之理常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於是爲心與口耳兩箴朱子取心箴以注孟子明嘉靖初與程子四箴並布學宮然則先生之學蓋純乎純者矣昔閔子辭費宰魯論美之鄭康成經明行修卻何進董卓之辟召我

世宗憲皇帝特復其從祀先生在紹興間嘗舉賢良方正矣卒以秦檜當國辭不起蓋出處大節有合於隱見之宜者後人顧以其書多論時務議之夫聖門四科不廢政事先生當宋南渡後痛深創鉅務講經濟之實學以救其弊故書曹參傳後則隱戒荆公之

變法補翟方進傳則深愧靖康之事仇形勢應天遠圖實惠等策亦鑿鑿明整深切當世之務

先生香溪集二十二卷 四庫著錄

議者或以此爲

疑則未知諸葛忠武陸忠宣諸公皆以事功從祀矧先生學行純懿其論又實可見諸施行哉且祭必先河而後海先生之卒也以紹興十九年是時呂成公生十二年張宣公生十七年而朱子亦始以十八年舉於鄉正學猶未顯著婺又僻處一隅士知性命之旨者蓋魁先生倏然特立以窮理爲要以存心爲本與二程朱子之言若合符節并使東萊北山諸先生有所據依踵武而起其爲力甚艱而功甚鉅今婺州五先生皆已從祀獨於守先待後之賢者遺之不幾飲水而忘其源乎若先生者誠合從祀無疑謹議此與下篇皆已已上督學徐先生時年二十四

弟懷新識

章楓山先生從祀議



婺學盛於宋元之際而絕續於元明之交呂何王金許尙已同時

徐僑

葉由庚潤之

楊與立

諸先生皆揚摧義理闡述奧旨份

稱盛後此或以政事著或以文章顯鏗鉤炳麟耀人耳目要皆知

獲先民非苟爲曲學以阿世也故元明之交婺學微而不絕厥後

百餘年承五先生遺緒上窺孔孟堂奧者則有楓山章先生先生

宦績具明史本傳其學以濂洛關閩爲宗博聞守約歸諸篤實不

屑爲浮夸表暴之辭故生平著述甚尠

楓山集四卷附錄一卷四庫著錄

其言溫

潤鎮栗若五經論復鄭

已賀欽

諸書皆是惜也而爲學之次第生

平得力之端則與門人張大任書發之先生嘗言人心有大有小

大心窮理小心慎獨又言學須忠信爲本浙中多事功有末而無

本江西多主靜有本而無末惟朱子本末兼盡其論居敬則自謂

於專一上見功夫論窮理則自謂於精義處得力蓋先生尊聞程

宋於程子至敬朱子致知之旨冰融雪解而能不持成見與分門  
別戶者迴殊謂諸儒卽有異同皆道也見不同耳學者虛已觀之  
可也折衷焉可也抗顏而排擊之不可也蓋其精慎復如此昔莊  
定山稱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窮極義理身體  
力行惓惓斯世不爲矯飾揚尙書游祭先生文以謂斂華就實旣  
博復約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爲異論之伯恭  
旨哉言乎可以得先生之崖略矣議者或以先生志存退隱非聖  
人濟世之道不知先生在官設施明史章章可考卒以巡察掣肘  
知道不行峻辭而歸大情見於答門人董遵一書其再起乞休也  
又欲以身率先避賢路爲諸生興廉恥史稱先生雖家居而心常  
在天下間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喜動顏色否則惻然又數爲司牧  
言民生利病斯固不得以肥遯議之矣先生致仕後學使者胡榮

欲爲建書院堅卻之惟以杜門讀書爲事使季士大夫能知此  
義東林之卻奚自而聞其卓識更有非諸賢所敢歧者明隆慶間  
因御史言崇祀金華正學祠祀何王金許及先生五人咸豐九年郡人士合詞  
請於前督學張公申從祀之議不果夫闡揚正學

盛朝之事也婺州四先生皆雍正四年增祀卽先生同時陳胡諸  
公亦皆躋於兩廡而德行純懿如先生者獨不得與豈非當事所  
亟宜表章者哉伏望下郡縣學校錄其事實及遺書

題請從祀以章

聖代之鉅典以端後進之步趨謹議

慎刑說

傳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鑽鑿蓋兵與  
刑有相因之勢刑得其當則政平訟理民生樂焉有弄兵濫

池之事班史合兵事於刑法志誠見及此也

國家重民命絞以上罪皆上請好生之德久洽民心而有司不違律意往往以失出爲造福或玩視民瘼瘼死囹圄古之酷吏持法嚴今之酷吏持法寬寬而弗斷至寬實至酷也迂儒闇於事變猶據尙德緩刑之陳說以博建言之名彼烏知刑法至

本朝而極輕律令至

本朝而極審聽訟者果能明慎毋留獄閭左必無愁苦之聲患在有司之枉縱耳彼郡縣吏非盡能讀律者也不過視幕僚胥史之言以定讞其獄情之達於上者已未必皆真而又繁設條例以炫之盛爲虛文以擾之累置上官以格之欲其毋枉毋縱也能乎否乎西俗重法律其說以爲民受治于君君受治於法法之所在君與民共焉犯者雖極尊至貴毋或赦蓋申韓家慘覈之言流弊至

多爲害至烈要其慎重法律之意未始無千慮之一得也其制凡國有律師凡爲律師者終其身凡爲法吏者亦居其官終其身雖有黜陟弗入他途也凡治獄必具兩造於庭各使其律師辨之辨窮乃罰鍰罰鍰以罪之輕重爲等差又重則幽之又重則放之至重則磔於市焉西國律輕無殊罪也觀夫立法之意可不謂慎重矣哉然逮其做也律師相倚爲奸受賕枉法詭論辨以出入人罪俗重法律律師所主莫敢是非也商君立棄灰徙木之令法不避貴國俗驟草遂致富強而秦卒以任法亡西人之流弊毋乃類是蓋任法不如任人之理無中西一也唐制六學律居其一齊孔稚圭亦有置律學助教依五經例策試擢用之議今誠略取其意而變通之置法律爲一科俾治律者皆得以其業進仿

國初推官治獄之制郡縣別置刑官以理之而得徑達於臬司臬



積憤而鋌險夫然後乃有不能不用兵之勢矣故曰欲弭盜賊必  
自省獄訟始欲省獄訟必自綜名實始

無邪堂答問自叙

無邪堂者南皮張孝達尙書督粵時闢廣雅書院以課士而因以  
名其堂者也己丑孟冬余自端溪移主斯院院規先讀書而後考  
藝重實行而屏華士仿古顓家之學分經史理文四者延四分校  
主之而院長受其成焉諸生人賦以日記冊記質疑問難之語於  
其中而院長以次答焉顧迫於時日諸生未及遍觀也今年春分  
校馬君貞柏偕其弟子龍君約遊西樵三人者舟中無事縱談舊  
聞連日夕不輟語次遂及諸生學業馬君謂余盍作一書以導之  
余感其言而意以謂學之成就視乎其時非其時而語焉莫之應  
也若辨章學術以端諸生之趨向則不佞與有責焉乃簡舊所爲

答問之辭輯其稍完整者而益其所未備釐爲五卷庸示諸生烏  
庸自義軒以逮今茲自東海放乎西海理之本諸大同者無弗同  
也而其間道術分歧蓋午旁出人自以爲許鄭家自以爲程朱許  
鄭程朱之在聖門誠未知其能相說以解否也而世之爲許鄭程  
朱之學者支別派分一若終古不可溝合則未知許鄭程朱之學  
之果歧歟抑未知其爲學者自歧之歟而况東海西海之遙又安  
知無歧之又歧者歟聖哲不作孰從取正後生小子奚所適從然  
則余之爲是言也擿埴索塗其敢自信乎哉已不自信而欲見信  
於人余戾滋大矣雖然吾問古之君子靳至於道者無他焉反經  
而已矣經之不正而欲民之無邪猶却行而求步弗可得也若狂  
者若狷者皆載道之器若漢學若宋學皆求道之資分茅設蕝旣  
已隘其耳目而似是而非者亂焉好爲新異者復亂焉鹵莽滅裂



以求之則亦鹵莽滅裂以報之當是時也士而靳至於聖人之道蓋亦甚難誠知其難而不敢安於苟且士之尙志所爲異於凡民也邪慝之作作於士夫之心凡民蚩蚩庸足責焉則夫明六經之恒言返而求諸聖凡共由之大道抑亦志士所不容自己者也余誠謏陋無所藉以導諸生顧念天下之大碩彥之衆豈無人焉躬行心得以漸復乎經正民興之盛俾無潰乎斯道之大閑庶幾陽儒陰墨之風無自而熾余日望之而獨余之私望也耶烏序誦詩三百蔽以一言諸生登斯堂者尙其顧名思義而毋或替於歧趨以自隘其量哉

證學編書後

往者不佞浮湛人海中則嘗心儀裕如廉訪之爲人公時以考功上第出爲長蘆運使剛介之節特爲上官所倚重余欽遲焉而未

獲見也比遊嶺南公適陳臬於是余重入官府亦不數數見見必劇談深論間徵公筮醮時事乃出證學編以示余余讀既竟遂借書其後曰嗟乎直道之難行也久矣乃觀於公而知忠信篤敬之理之不誣世之枉吾學以徇時好者其殆未之思也夫古之仕者特以驗其所學焉耳自利祿之途旣開士所誦習以資拜獻者曾何以異乎古人之學逮出而試諸事則大異乎古人之所爲且或飾六藝以文奸言者比比也豈其本志如是毋亦義利之辨未明而克自振拔於流俗者之難其人歟今天下變故亦亟矣而其患莫大乎不誠私竊妄論以謂近世之公牘其殆與於不誠之甚者乎官吏循故事持具文以相市粉飾欺罔習爲固然而莫以爲非蓋至是而欲驗吾生平之所學也抑又難矣今讀公是編何其立言肫篤而至誠惻怛之意之發於不自已也士當窮居抑塞時孰

不思幸而得行其所學幸而得行所學矣而向之所期許者前與後或判若兩人焉如公之克葆初衷殆古所稱爲己之學者非邪雖然成物之道其又能舍是而他求也邪

書望濱先生行述後

往余讀論衡至福虛篇廢書歎曰嗟乎仲任烏知天道夫惠迪之理經於經殺於史錯列於百家傳記襍說彼其智豈不仲任若哉善福淫禍者天之常常可道也變不可道也仲任逞私智奮然筆之於書甚矣其悖也然吾觀古之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束脩鄉里遯世无悶獨其利萬物澤萬民之念耿焉於懷未嘗一日以釋旣噤不得發舒乃歛其施以澤於一鄉一國一鄉一國之人侈稱之曰某善士某善士世之所侈非彼之所志也然且束縛之天閔之其志旣不一伸於時其子若孫之食其報者復聽推

遷於杳冥不可知之數若驗焉若否焉甚且顛連困踣者比比也然則仲任之言非信而有徵與抑將有激而云也歐陽永叔者古之知道者也其言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時之爲義大矣進休吾名退葆吾光吾貞吾常而不盪於行而卒底於亨蓋時愈入氣愈厚旁薄鬱積前沈後揚固將以大禪於時而非若一概之功之取必於朝夕也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夫惠迪之理則亦是焉已矣余束髮交當世士夫喜聞碩德長者緒言佚事友人數語余先生行誼故嘗私習先生之爲人同治己午間與哲嗣藻齡昆季遊恂恂能世其家者也比示余先生行述讀之與所聞若合符節孝子不敢溢美以誣其親古之道與顧先生詎嘗一日忘天下藻齡其賡續而邳張之吾烏知竟先生未竟之志不將食先生未食之報耶仲任偏

石之辭吾將於子乎一釋之也雖然豪傑者行心所安其於善也不翹飲食之於飢渴也利害勿暇計奚計禍福觀先生所爲古所稱豪傑者非耶則余連狝其辭蓋猶不免蓬之心也已

復施均甫同年書

比月以來兩辱手教前書愛人以惠陳義甚高後書指事類情卓詭切至昔吾睹子之面今見子之心矣甚荷甚荷竊謂治國如治疾然未有腹心不潰而毒能內陷者敵國外患其癰疽也官府其腹心也疾之著於心本者吾弗敢知若比日所陳則固腹心之蟲賊也溫公論任守忠之事不幸遂見端倪此古今臣子所難言者而亦安忍坐視不言故竊附於主文論諫之義思及其萌芽而力遏之以冀哲王之一悟不意其潰裂以至於斯也若其他事衆著士夫走卒之口者奚可勝道蒙以爲皆其緒餘無足深論深論焉

亦仍爲所掩飾。城社之憑外廷，何能摘發。持之過急，毒痛善類。明賢覆轍，胡可相仍。故宥畧而不書，詎謂其罪之止是耶。執事贈我兩言，洵爲藥石。鄙意微有不同者，所處之地異耳。夫持滿而發，古之成大事者，類然。內秉國鈞，外膺閭寄，以逮大小百職，事有開物成務之責者，莫不宜知此義而獨不可以例諫。臣諫臣者，論理之是非，不計事之利害，毋詭隨，毋矯激，不得其言，則去。自子與氏闢明其說後，之君子罔不由之。若徒務沈幾觀變而姑韜晦以自安，或枉道以求合，則竝世賢者優爲之矣。且執事參驗今之風尚，將遂有持滿而發之一日乎哉。風雨如晦，膠膠不已，可爲漢宋及勝代言之。今則明哲者多闕拙者少，鄙人不言，誰當言者。走不自量，輒欲一意孤行，振厲頹俗，俾天下知有正論。其濟君之靈不幸而鑿柄亦庶幾告無罪。於是官矣。執事聞之，其將以爲狂耶，否耶。

本朝禮遇臣僚無前代黨籍之窮拜杖之酷區區一官視如九鼎二百餘年養士之報其謂之何自念少無宦情兼無濟時之具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吳越壞錯便於歸觀倘援祠祿之義獲一講席歲入視上農夫仰事俯給便足自了古之人道不行於時類思託諸空文以垂後世自今以徂日鍛月厲利精極思其庶幾唐韓愈氏所云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無窮者乎非所能任也不敢不勉也來書之言海軍深識卓論不翅吾腹中所欲言蒙請爲申其說曰海軍無所爲戰也守而已矣戰亦守也籌之於十年之前沿海足以自固今則隱憂在陸而不第在海交趾旣夷始籌東藩晚矣東藩糜爛始籌蒙古蒙古庸足恃乎東自瑯春三姓愛琿西達塔爾巴哈臺伊犁喀什噶爾沿邊萬餘里衝要十餘處在在防秋大農仰屋勢不能不事誅求誅求旣

華怨譎繁興而圖厥隨之此痿不恤其緯而魯漆室女所爲倚柱  
而獻者也近讀東撫奏議治河本末蓋已貫澈靡遺帥此而行宜  
可奏績所惓惓者任事之人耳大抵治河之道通於治民操守廉  
而恟懦無華者乃爲上駟成法旣立中材皆可自奮非若治軍之  
當使貪使詐也今之君子好以其治軍者治民且復推之以理財  
故不覺背道而馳竊願東事毋踵其轍閣下明足以決疑氣足以  
舉事顧性剛而好上人願少抑鋒鋷以漸大受人人才如執事胡可  
易得而忍以此自累耶辱閣下相知深故敢貢其區區微閣下亦  
無以發吾狂言也幸秘弗示人以重取戾

答康長孺書

曩奉教言屬有他事未遑卽復甚歉甚歉足下深識獨斷扶植孔  
氏之遺經撻發嘉新之僞制以道自任成一家言僕方鑽擊之不



盡奚敢復有異同顧私心不無過計者竊以爲僞周官左傳可也  
僞毛詩不可也僞左傳之屨亂者可也僞其書不可也辭指繁多  
非倉卒所能究約舉一二以當寸莛之扣可乎足下不信壁中古  
文謂秦法藏書者罪止城旦又史記河間魯共二傳無壁經之說  
夫謂秦未焚書者特博士所藏未焚耳始皇本紀所載甚明其黥  
爲城旦者以令下三十日爲限限甚迫矣偶語詩書罪且棄市則  
設有抗令弗焚者罪恐不止城旦史文弗具未可以是而疑秦法  
之寬也當史公時儒術始興其言闕略河間傳不言獻書魯共傳  
不言壞壁正與楚元傳不言受詩浮邱伯一例若史記言古文者  
皆爲劉歆所竄則此二傳乃作僞之本歆當彌縫之不服豈肯留  
此罅隙以待後人之攻足下謂歆僞周官僞左傳僞毛詩爾雅互  
相證明並點竄史記以就已說則歆之於古文爲計固甚密矣何

於此獨疏之甚乎史公自敘年十歲則誦古文儒林傳有古文尙書其他涉古文者尙夥足下悉以爲歆之竄亂夫同一書也合已說者則取之不合者則僞之此宋元儒者開其端而近時漢學家爲尤甚雖未嘗無精深之言要非僕之所敢言也班史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按之誠然足下將以此亦歆所竄亂乎歆果竄此曷不并竄河間魯共二傳以泯其迹乎古文尙書之可疑以出自東晉其辭綏弱與今文不類經閭惠諸家考之而愈明左傳之可疑以論斷多不中理分析附益自必歆輩所爲故漢儒及朱子皆疑之然漢儒斷斷爭辨者但謂左氏不傳經非謂其書之僞也

處者爲劉及上天降災四十七字孔疏明言其僞班叔皮王命論劉承堯祚著於春秋叔皮與劉歆時代相接此爲歆輩附益之顯證上天降災諸語尤出於晉以後耳

左氏與國語一記言一記事義例不同其事又多複見若改國語爲之則左傳中細

碎之事將何所附麗且國語見采於史公非人間絕不經見之書  
歎如離合其文以求勝適啟諸儒之爭授人口實愚者不爲而謂  
歎之謫爲之乎史記多采左傳不容不見其書或史公稱左傳爲  
國語則有之謂歎改國語爲左傳殆不然也儀禮左傳國語戰國策皆後人標題故無  
定名諸子書亦多如是猶史記非史遷本名卽稱太史公書者亦楊惲所題史遷當時初不立名也左傳毛詩傳授  
不明班史雖言之鑿鑿實有可疑然左氏之傳授可疑者僅在張  
蒼賈誼以上耳誼爲左氏傳訓故其書不見於藝文志太傅新書  
亦更後人羈雜可據者惟漢書本傳本傳雖引白公勝之事其出  
於左氏與否不可知孟堅作張蒼傳甚詳而并無一言與左氏相  
涉書之晚出自不待辨但張禹以言左氏爲蕭望之所薦其事實  
不能僞造尹更始翟方進賈護陳欽之傳授魯國桓公趙國貫公  
膠東庸生之講習耳目相接不能鑿空歎是時雖貴幸名位未盛

安能使朝野靡然從風羣誦習其私書耶

春秋序疏廣氏春秋

明作傳共爲表裏劉申受斥爲非嚴彭祖之言夫左氏不傳春秋

之義耳曷嘗不傳春秋之事其義則爲歆所竄亂本傳固有轉相

發明之語穀梁始立學時亦多紛紜之論然穀梁傳經左氏不傳

經穀梁有師法左氏無師法穀梁靡所竄亂左氏多所附益加以

移書責讓怙寵道私諸儒之憤爭固其所也而可以是斷爲僞乎

左氏不傳春秋此漢儒至當之言劉申受作考證據以分別真僞

僕猶病其多專輒之詞深文周內竊所不取六經大旨皎若日星

師說異同雖今文亦有可疑邱蓋不言固聖門闕疑之旨必鍛鍊

之以伸已說安用此司空城旦書哉毛詩晚出與三家互有得失

三家之言班史謂與不得已魯爲最近而魯詩久佚近儒綴輯百

無一存郢書燕說蓋猶不免就其存者慎擇焉以訂毛之失則可

矣欲廢毛而遠述三家無是理也足下謂今文與今文古文與古

文皆同條共貫大著未獲卒業不知共說云何以僕言之則毛詩不盡同於古文也十五國風之次與季札觀樂不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與周官南北郊分祀不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且與今文孝經同文王受命作周則與今古文尙書皆同其他禮制同於戴記者尤多故康成以禮箋詩雖或迂曲要非盡古文之學也行

傳昏禮純帛不過五兩與地官媒氏文同天保傳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與春官大宗伯文同白華傳王乘車履石與夏官隸僕文同駟傳諸侯六閑與夏官校人文同夏官有擘壺氏東方未明傳亦有之秋官司園有園土正月傳亦有之此類似爲古文同條共貫之證然安知非劉歆竄亂周官時剽竊毛傳乎皇皇者華傳訪問於善爲咨皇矣傳心能制義曰度皆同於左氏此經師相傳遺說不妨互見猶穆姜論元亨利貞與孔子文言同可謂周易亦僞作耶歆移太常不及毛詩彼固自有分別可知毛詩不當與三學並斥陳恭甫疏證五經異義所采有今文與今古文與古文各異者亦間有今文與古文相同者就其所采已如此况許鄭之辨不盡傳於今者乎聖人微言大義莫備於易與春秋二傳九微言所

萃穀梁自范注行漢儒家法不可得見矣可見者猶有公羊解詁一書後人不明託王之義凡所爲非常可怪之論悉歸咎於邵公邵公不任咎也六經各有大義亦各有微言故十四博士各有家法通三統者春秋之旨非所論於詩書易禮論語孝經也孔子作春秋變周文從殷質爲百王大法素王改制言各有當七十子口耳相傳不敢著於竹帛聖賢之慎蓋如此詩書禮樂先王遺典使皆以一家私說彞於其中則孔子亦一劉歆耳豈獨失爲下不倍之義抑亦違敏求好古之心必若所言聖人但作一經足矣曷爲而有六歟玉制一篇漢儒後得爲殷爲周本無定論康成於其說之難通者乃歸之於殷今更欲附會春秋改制之義恐穿鑿在所不免論語二十篇可附會者惟夏時殷略文王既沒數言然旣通三統則韶樂鄭聲何爲而類及之春秋改制猶託王於魯不敢徑

居素王之名素王者弟子尊之之詞非夫子自稱也匡人之圍儼以素王自居聖人果若是之僭乎堯曰篇厯敘帝王相承之統緒而次以子張問從政固有微指但此爲門人所次第孔子之告子張曷嘗有一言及於改制近儒爲公羊學者前則莊方耕後則陳卓人方耕間有未純大體已具卓人以繁露白虎通說公羊乃真公羊家法也非常可怪之論至於董子邵公可以止矣劉申受於邵公所不敢言者毅然言之卮辭日出流弊甚大公羊與論語初不相涉而作論語述何以溝通之戴子高復推衍之其說精深劇可尋繹然謂論語當如是解也然乎否乎足下曩言西漢儒者乃公羊之學宋儒者乃四子書之學僕常心折是言足下既知四子書與公羊各有大義矣奚爲必欲合之漢宋諸儒大端固無不合其節目不同者亦多必若漢學家界畫鴻溝是狹僻迷謬之見也

然苟於諸儒所畢力講明者無端而尋雜焉以晦之諒非足下任道之心所宜出也漢學家治訓詁而忘義理常患其太淺近儒知訓詁不足盡義理矣而或任智以鑿經則又患其太深夫淺者之所失支離破碎而已其失易見通儒不爲所惑也若其用心甚銳持論甚高而兼濟之以博學勢將鼓一世聰穎之士顛倒於新奇可喜之論而惑經之風於是乎熾戰國諸子孰不欲明道術哉好高之患中之也夫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今學古學行之幾二千年未有大失也若周官若左氏傳若古文尙書疑之者代不乏人然其書卒莫能廢也毋亦曰先王之大經大法藉是存什一於千百焉吾儒心知其意可矣禮失求諸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彼其竄亂之迹欲回自言之後人辨斥千萬言不若彼無心流露之一二語爲足定其讞也僕嘗盱衡近代學術而竊有治經不



如治史之歎方當多事之秋吾黨所當講求者何限而暇耗日力

於兩造不備之讞辭哉

公羊多有切於人事者宜講明之通三統之義非後世所能行辨之極精亦仍無益

漢時近古猶有欲行其說者故諸儒不憚詳求今治公羊不明是義則全經多所窒闕不足爲專家之學若遍通於六經殊無謂也凡學以濟時爲要六經皆切當世之用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後世學術紛歧功利卑鄙故必折衷六藝以正之明大義尤亟於紹微言者以此宋儒之所爲優於漢儒者亦以此質文遞嬗儒者通其大旨可耳周制已不可行於今况夏殷之制爲孔子所不能徵者乎穿鑿附會之辭吾知其不能免也曾是說經而可穿鑿附會乎若夫新周故宋黜周王魯惟聖人能言之聖人且不敢明言之漢儒言之亦未聞溝通六經以言之僕誠固陋且姝姝於一先生之說以期寡吾過焉不揣狂戇無任至臣幸辱教之敬承起居詞不宜意

### 復長孺第二書

頃辱手教累數千言見悉之意深矣其中有足起發鄙心者亦多有不敢附和者未暇一一詳復大要足下卑宋儒之論而欲揚之

使高鑿之使深足下以是疑宋儒而慮其同於佛老僕則竊以是爲足下危也宋儒之言雖未必一無可疑但疑之者不當更求高出乎其上佛老之所以異於吾道者爲其高也高者可心知其意而不可筆之於書足下以董生正宋儒而并欲推及董生所不敢言者僕竊以爲過矣曩示大著皆錄存君之熱血僕所深知不待讀其書而始見之然古來惟極熱者一變乃爲極冷此陰陽消長之機貞下起元之理純實者甘於淡泊遂成石隱高明者率其胸臆遂爲異端此中轉振祇在幾希故持論不可過高擇術不可不慎也君伏闕上書僕蓋心敬其言而不能不心疑其事孔子之贊艮卦孟子之論蜚虻其義可深長思耳莊生之書足下所見致確而其言汪洋恣肆究足誤人凡事不可打通後壁老莊釋氏皆打通後壁之書也愚者既不解智者則易溺其心志勢不至敗棄五

常不止豈老莊釋氏初意之所及哉吾夫子則固計及之矣有不語有罕言有不可得而聞凡所以爲後世計者至深且遠今君所云云毋亦有當罕言者乎讀書窮理足以自娛樂行憂違貞不絕俗願勿以有用之身而逐於無涯之知也西人之說至謬僕與諸生言論亦間及之暇常錄呈就正承索觀拙著僕學無所得性懶又不肯著書媿無以應足下之命耳

答長孺第三書

貴門人復洪給事書一通讀訖敬繳秦政焚書千載唾罵賢師弟獨力爲昭雪何幸得此知已耶雖然足下不鄙僕之庸愚虛懷下逮僕敢不以正對自頃道術衰息邪說朋興聖學旣微異教遂乘間而入氣機之感召固有由來憂世者亟當明理義以正人心豈可逞爲奇說啟後生以毀經之漸樂經先亡已無如何幸而存者

僅有此數自僞古文之說行其毒中於人心人心有一六經不可盡信之意好奇而寡識者遂欲黜孔學而專立今文夫人心何厭之有六經更二千年忽以古文爲不足信更歷千百年又能必今文之可信耶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秦政卽未焚書能焚書者豈獨秦政此勢所必至之事他日自有仇視聖教者爲之吾輩讀聖賢書何忍甘爲戎首東坡謂其父殺人其子行劫不可不加之意也近世言尙書者坐梅賾以僞造古文之罪旣知其不足以與此乃進而坐諸皇甫謐旣又知其不足以與此乃進而坐諸王肅肅遂足以與此哉治經所以明理莫須有三字固不足以定爰書卽使爰書確鑿亦不過爭今古文之真僞已耳曾何益於義理近儒謂古文雖僞而作僞者皆有來歷其書仍不可廢然則枉費筆墨何爲乎此事本兩言可決而諸老先生嘵嘵不已僕方怪許子之

不憚煩乃足下知僞尙書之說數見不鮮無以鼓動一世遂推而  
遍及於六經嗜其甚已足下謂今文之與古文古文之與古文皆  
同條共貫因疑古文爲劉歆所僞造夫古文東漢始行本皆孔氏  
一家之說豈有不同條共貫之理若今文固不盡同西漢立十四  
博士正以其說之有歧互也立魯詩復立齊韓立歐陽尙書復立  
大小夏侯一師之所傳且如此况今古文之學豈能盡同今文家  
言傳者無多自東漢時師法已亂其僅存者乃始覺其同條共貫  
耳豈西漢諸儒之說果如斯而已乎如魯詩說關雎與齊韓異此類今猶可考由此推之今文  
必不能同條共貫也乃執所見西漢之有家法以經始萌芽師讀以概所不見未免輕於立說矣  
各異至東漢而集長舍短家法遂亡由分而合勢蓋不能不如此  
儒者治經但當問義理之孰優何暇問今古文之殊別近儒別今  
古文特欲明漢人專家之學非以古文爲不可從必漸滅之而後

快也古文果不可從馬鄭易爲從之馬鄭而愚者則可苟非甚愚豈其一無所知甘受人愚而不悟劉歆之才識視馬融等耳足下何視歆過重至使與尼山爭席視馬鄭過輕乃村夫子之不若乎且足下不用史記則已用史記而忽引之爲證忽斥之爲僞意爲進退初無確據是則足下之史記非古來相傳之史記矣凡古今學術偏駁者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然聰明之士安肯湛溺乎其中愈聰明則愈湛溺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君子慎微夫學術在平澹不在新奇宋儒之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平澹也世之才士莫不喜新奇而厭平澹導之者復不以平澹而以新奇學術一差殺人如草古來治日少而亂日多率由於此世亟需才才者有幾幸而得之乃不範諸準繩規矩之中以儲斯世之用而徒導以浮夸竊恐詆訐古人之不已進而疑經疑經之不已進而疑聖至

於疑聖則其效可睹矣勢有相因事有必至明隆萬間之已事可爲寒心夫今之學者義利之不明廉隅之不立身心之不治時務之不知聰穎者以放言高論爲事謂宋明無讀書之人卑陋者以趨時速化爲工謂富強有立致之術人心曰僞士習日暮是則可憂耳不此之憂而憂古今文之不辨吾未聞東漢興古文以來世遂有亂而無治也夫學以匡時爲急士以立志爲先四郊多壘而不思卧薪嘗膽以雪國恥者卿大夫之辱也邪說誣民而不思正誼明道以挽頹流者士君子之辱也古之儒者非有意於著書其或著書則凡有關於學術之邪正人心之厚薄世運之盛衰乃不得不辨別之以端後生之趨向若二千餘載羣焉相安之事忽欲紛更明學術而學術轉歧正人心而人心轉惑無事自擾誠何樂而取於斯充足下之意欲廢毛詩然毛詩廢矣魯韓之簡篇殘佚

可使學者誦習乎欲廢左傳然左傳廢矣公穀之事實不詳可使  
學者懸揣乎足下之說果行其利亦不過如斯若不可行又何爲  
俛焉日有莘莘費精神於無用之地也伊古以來未有不範諸準  
繩規矩之中而能陶冶人才轉移風氣足下之高明其遂無意於  
斯乎極知言之僭越然過承知愛不敢不貢其愚若其言之有關  
考訂者前書已略陳之無煩贅及信而好古多聞闕疑僕雖不敏  
亦嘗受孔子戒矣敬以持贈何如

復長孺第四書

曩貢一牋謬自託於他山攻錯之義規諷深切既發而輒悔乃復  
書冲挹不以爲繫衲而獎借之且慙且感雖然足下好善之忱則  
篤矣而其所建以爲名者僕雖困陋誠期知其不可來書謂僕  
不察足下之意疑類於乾嘉學者之所爲僕烏敢以是輕量足下



哉使足下儻獵瑣文單義曰事謏聞則僕當宛舌固聲之不遑豈敢復以逆耳之言進其謬託於他山攻錯之義者正以足下自處甚高凡所論譔皆爲一世人心風俗計僕故不敢不罄其愚冀足下剷去高論置之康莊大道中使坐言可以起行毋徒鑿空武斷使古人銜冤地下而吾仍不得六經之用也道也者如飲衢尊然無智愚賢不肖人人各如其量挹之而不窮世之人以其平澹無奇也往往喜爲新論以求駕乎其上也遂爲賢智之過而不之悟足下自視其愚乎其智乎毋亦有當損過以就中者乎周官左傳言不中理者昔人未嘗不疑之而辨之辨之可也因是而遂遍及六經於其理之灼然不疑者亦以爲劉歆所贗造歆何人斯顧能爲此足下徒以一疑似之周官而殃及無辜之琴籍是何異武帝之沈命法文皇之瓜蔓抄也謂非賢智之過乎漢時續史記者甚多

後人不察往往混爲史遷之作竹汀颺北諸家皆辨之辨之是也  
因是而遂割裂其全書強坐劉歆以竄亂之罪歆如竄亂自當彌  
經完好求免後人之攻何以彼此紛歧前後抵牾罅漏百出奚取  
於斯足下爲此無徵不信之言傳合文致以成其罪歆不足惜如  
六經何是奚翹宋人之三字獄周室之羅織經也謂非賢知之過  
乎從古無不敝之法有王者作小敝則小修之大敝則大改之法  
可改而立法之意不可改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  
息政之敝壞乃行法者之失非立法者之失也今託於素王改制  
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實無論改制出於緯書未可盡信卽聖  
人果有是言亦欲質文遞嬗復三代聖王之舊制耳而豈用夷變  
夏之謂哉當今之時豈猶患新法之不盡行而重煩吾輩喋喋爲  
之先導足下其無意於斯道也誠有意於斯道則凡聖經賢傳之

幸而僅存者一字一言當護持珍惜之不暇而反教緣升木入室操戈竊恐大集流傳適爲毀棄六經張本耳足下兀兀窮年何屑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始則因噎廢食終且舐糠及米其殆未之思乎原足下之所以爲此者無他焉蓋聞見雜博爲之害耳其汪洋自恣也取諸莊其兼愛無等也取諸墨其權實互用也取諸釋而又炫於外夷一日之富強謂有合吾中國管商之術可以旋至而立效也故於聖人之言燦著六經者悉見爲平澹無奇而必揚之使高齜之使深惡近儒之言訓詁破碎害道也則蕩滌而掃除之以訓詁之學歸之劉歆使人無以自堅其說而凡古書之與吾說相戾者一皆詆爲偽造夫然後可以爲吾欲爲雖聖人不得不俛首而聽吾驅策足下之用意則勤矣然其所以爲說者亦已甚矣古人著一書必有一書之精神面目治經者當以經治經不當

以已之意見治經六經各有指歸無端比而同之是削趾以適屨屨未必合而趾已受傷劉中受宋于庭之徒援公羊以釋四子書恣其胸臆穿鑿無理僕嘗謂近儒若西河東原記醜而博言僞而辨中受于庭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聖人復起恐皆不免於兩觀之誅乃以足下之精識而亦爲所惑溺豈不異哉聖門教人詩書執禮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易春秋皆言性道之書游夏且不能贊一辭而欲以公羊家之偏論變易詩書禮樂將使後人何所取信學者何所持循如足下言尙書當讀者僅有二十八篇餘自周易儀禮公穀論孟而外皆當廢棄五經去其四而論語猶在疑信之間學者幾無可讀之書勢不得不問途於百家諸子百家諸子之言其果優於古文哉來書言時各有宜學各有主而必以求仁爲歸大哉言乎微足下僕不聞此言也然求仁之說將至孔孟而以立

達爲仁乎抑主墨氏而以兼愛爲仁乎且今之時何時乎疾之可以猛攻者必其少年堅實偶感疵癘者也若羸疾而攻以猛劑不自速其斃者幾希烏喙鉤膈非常用之物以之攻毒毒盡而身亦隨之況欲以之養生乎足下以歷代批政歸獄古文其言尤近於誣當西漢時古文未興何以有孝武之窮兵元成之失道此非事實僕以爲不足辨也五經四子之書日用所共由如水火菽粟之不可闕無論今文古文皆以大中至正爲歸古今只此義理何所庸其新奇聞日新其德矣未聞日新其義理也乾嘉諸儒以義理爲大禁今欲挽其流失乃不求復義理之常而徒侈言義理之變彼戎翟者無君臣無父子無兄弟無夫婦是乃義理之變也將以吾聖經賢傳爲平澹不足法而必以其變者爲新奇乎有義理而後有制度戎翟之制度戎翟之義理所由寓也義理殊斯風俗殊

風俗殊斯制度殊今不揣其本而漫云改制制則改矣將毋義理亦與之俱改乎百工制器之事藝也非理也人心曰僞機巧曰出風氣既開有莫之爲而爲者夫何憂其藝之不精今以藝之未極其精而欲變吾制度以徇之且變吾義理以徇之何異救經而率其足拯溺而入於淵是亦不可以已乎法之敝也非立法之失而行法者之失也人心陷溺於功利則凡行法者皆得借吾法以逞其私而易一法適增一弊故治國之道必以正人心厚風俗爲先法制之明備抑其次也况法制本自明備初無俟借資於異俗詎可以末流之失歸咎其初祖而遂以功利之說導之哉世之揣影聽聲愚而可憫者旣不足以語此一二才智之士矯枉過正又以爲聖聖相傳之詩書禮樂果不足以應變也而姑從事於其新奇可喜者以爲富強之道在是彼族之所以富強其在是乎其不在

是乎抑亦有其本原之道在乎抑彼之所謂本原者道其所道而非吾中土所能行且爲天下後世所斷斷不可行者乎以足下之精識而亦惑溺於是則斯道其奚望也足下服膺孟荀荀子之言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爲貴孟子之言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慝觀往古治亂之原未有不由乎此者也足下不語經而語權不貴當理而貴苟察是則近世爲公羊家言者誤之也僕不肖屢辱知己之言其敢默而息哉貴門人日記十二冊窮日之力讀之高明沈潛各極其勝足下因材善誘所標舉者尤多詣微之言而惜乎其以僞經改制之說屏之也懷不能已再布區區惟足下財擇焉

答康長孺論性書

曩劇談徹夜深幸固陋之見有契高明而論性則終以不合此古

來聚訟之事非獨今爲然也竊意夫子之言性明著於繫辭論語  
與詩書中庸樂記所言若合符節自告子荀子之論出乃始與老  
莊釋氏相混其說甚長曾於答諸生問目中及之他日當錄以就  
正今君論性以荀董爲歸僕姑舉二家之失而折衷於聖人可乎  
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氣也道者兼理與氣之名也舍陰  
陽無以見道舍氣無以見理而理則實宰乎氣人得是理以生愚  
者可以與知能智者可以贊化育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斯理之  
隨氣以賦者亦因之爲差等苟無是理以宰是氣則人物之生渾  
然一致而人之性真同犬牛之性矣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  
有此五常之全理五常本於陰陽陰陽本於太極物物一太極故  
禽獸亦間有具五常之一體者特見偏不見全蜂蟻之君臣睢鳩  
之夫婦豈可與人相提而並論蓋太極者道之未形也道旣形則



善之名以立性之類以分惟人也得天地之中氣故有物必有則有氣必有理繼之者善純以理言成之者性則兼理與氣言理氣合而成質故恒言曰氣質理在氣中言氣不必復言理也理無形象無方體因氣而著要不得謂有氣而無理譬之木焉其受規矩準繩者質其生是木者氣其生是木而必使之中規矩準繩者理無是理則木之生何以不中陶冶而中匠石人之生何以不爲禽獸而爲聖賢也成性者物所同繼善者人所獨人惟得此本然之善乃能窮理以盡性盡性以至命物則烏乎能窮理者窮此繼善成性之理求復乎天命之本然而一切氣拘物蔽皆有以辨其惑而祛其累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若人性本惡則亦何理之可窮何道之可修何性之可率而天之所以與我者惟是凶惡頑嚚之物吾當蔑性之不遑怨天之不暇仲尼何必

復知天命文王何必純亦不已而與此專生惡物之天合德也且繫辭所謂窮理者將窮極凶惡而後可以盡性至命乎有是理乎率之訓循經典達詁王充論衡獨訓爲勉於古無徵謂率勉於學則可謂率勉於性則不詞王充乃云教告率勉使之爲善是則修道謂教之事而豈率性謂道之事耶充於中庸文義尙未盡明其言爲足依據召誥曰節性祖伊曰虞性卷阿曰彌性惟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故性當節惟氣有理以爲之宰故性可節虞性彌性云者合乎當然之則以充乎本然之量卽窮理盡性至命之謂也夫性何以節恃有禮而已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本於太一殺於萬殊皆所以範其血氣心知以漸復乎天命之本然而初非有所矯揉造作理以爲質禮以文之是故措諸天下而咸宜俟諸百世而不惑若人性本惡則當毀冠裂冕棄禮易樂喻焉而莫能從也威焉而莫能過也吾未聞梟獍在前犬羊在後而儒生可持一卷之書以格之聖王可持五禮之制以化

之也此無他其性與人殊也惟人則不然有物必有則有氣質必有義理有父子必有慈愛有君臣必有等威放諸東海而準放諸西海而準猺獠之悍族貉獠之野人其俗與人異其君臣父子未嘗不與人同其同焉者性也其異焉者習也其失本心而至於幾希禽獸者習也非性也故四端貴乎擴充夜氣在乎存養孟子七篇多言審端致力之事曷嘗任性而廢學哉繫辭之窮理盡性論語之性近習遠與孟子之言性善一也惟性善故相近惟性善故可學若人性本惡則不待習而已遠縱欲學而不能又何相近之有後儒不達孟子之意並不達古書之義例動以越椒商臣相詰難夫春秋二百四十年如越椒商臣者有幾聖賢但道其常豈可以一二人之偶異而昧億兆人之大同犬馬戀主禽鳥報德傳記所載間亦有之然論性者終不以一二物之偶類乎人遂謂犬之

性猶人之性獨於越椒商臣疑之抑何不充其類也天下未必無  
梟獍而吾目之所接日見六畜而未一見梟獍則亦何必舉所不  
見以爲說而轉昧乎同然之理哉是以先王之制禮也有順而致  
焉有逆而制焉其順而致也以人性之本善惻隱羞惡是非辭讓  
理固具於生初知皆擴而充之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也其逆而制  
也以理寓乎氣性發爲情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其發之也亦異  
苟失其養則且晝皓亡人欲肆而天理滅人欲肆而天理滅則其  
違禽獸不遠矣非禮無以坊之也聖人不投權於氣質而必以善  
歸諸性故質有善有惡情有善有惡欲有善有惡惟性也有善而  
無惡彼荀卿者蓋以情爲性昧乎性之本原而又好爲立異不自  
知其言之過當者也信如所言是聖王制禮但爲苦人之具而並  
非順乎性之自然無惑乎老莊釋氏之徒皆欲逃乎禮法之外昌

言棄禮而不之恤矣且荀卿以學爲化性起僞乎三代後士多以詩書爲文飾之具其能變化氣質者千不獲一焉何以天理民彝仍不絕於終古毋亦人心之所同然有得於賦畀之初而不容自昧者乎謂學以擴充四端則可謂學以化性起僞烏乎可荀子尊學而絀性沿流而昧源悍然斥之曰性惡夫尊學者是也絀性者非也假有人焉謂吾之性已惡矣雖力學何所用之吾聞甘受和白受采未聞苦而可以受和繼而可以受采也天旣命吾以惡吾寧順天而行恣睢暴戾以快吾一日之欲已耳是尊學而適以廢學荀子其何說之辭藉曰有激而云然也惡有大僞垂訓而可以立言矯激者乎而况其爲論性之大乎董子長於言陰陽五行而短於言性知性禾善米亦知禾之中固有米而無稂莠乎知性如爾如卵亦知絲在繭中苟無絲何有繭雛在卵中苟無雛何有卵乎

卵之不能爲絲繭之不能爲雛理也性之不能爲惡亦理也謂性與善各有主名不容以性爲善然則性與惡亦各有主名獨可以性爲惡乎有物必有則猶之有繭必有絲有卵必有雛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聖賢所斤斤致辨者曷嘗混性與善之名而爲一如欲深察名號則水自就下不可卽以水爲下容得謂水之不就下乎性自皆善不可卽以性爲善容得謂性之非本善乎譬諸繭自出絲卵自出雛不可卽以繭爲絲以卵爲雛容得謂繭非起於絲卵非起於雛乎有雛種而後成卵有絲種而後成繭有繼善而後成性是董子之言反若與孔孟相發明而又何疑焉且董子明陰陽五行旣知身有性情猶天之有陰陽矣盍亦思陰助陽以生物陽之德固主生而不主殺乎謂性不皆善是必天地不以生物爲心而後可也天道無不善則稟乎天以爲

性者安有不善董子但知善出於性而不知性實出於善已顯與繫辭相悖乃漫援善人有恒以爲喻其說益復支離善人者成德之稱豈性善之謂乎近人好攻宋儒見有與宋儒異趣者無論理之是非必稱述之以爲快夫宋儒豈必一無可疑要非於心躁氣者所能譁以求勝今舍詩書之微言繫辭之明訓徒取諸子駁雜無當之說以與聖賢相枝拄而適流爲異端之歸何取乎爾荀子之書大醜小疵三十二篇中惟解蔽篇爲最精然自聖人知心術之患以下多雜道家宗旨其醜者已爲周子太極圖說所取近人尊荀而詆周知二五而不知十名爲尊荀實未知所以尊也足下高識豈不知之特牽於董子之言裨公羊遂袒繁露而因袒及荀子耳僕於董荀之學皆有篤嗜而其悖於聖言者未敢一例附和董子有言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請以聖人手著之

繫辭一正董荀可乎



順德龍令憲初校

受業

華陽王秉必  
仁和王克誠

覆抄

佩弦齋文存卷下

義烏 朱一新 鼎甫

答濮止潛同年書

夏間舍弟抵粵云與兄相遇於滬濱具述近狀深慰遠忱頃接惠書所以存問之者甚至媿荷媿荷粵地卑溼賤軀所畏每春夏之交宿痾必發恃藥爲命與命爲仇屏軀久此既非所宜舍弟在此尤復不便明歲當早決歸計矣在粵數載與諸弟子問答之語今夏輯成四五卷以示同學大要論學術者十之四五論治術者二三其餘學問門逕亦附及焉隨問隨答都無詮次雖冗雜已甚貽譏大雅而亦未嘗無微指之所在視世之矜奇炫博者蓋略殊焉生平學鮮心得經訓尤疏漢宋學術雖嘗涉其藩籬而皆未能卒業竊觀兩漢兩宋諸大儒莫不學貫天人門逕雖殊成功則一王

學及漢學家之甚。羶塵上者固不足以知之。卽近儒欲溝通漢宋者亦徒據一二端之近似而未能盡觀其深也。新之謏陋固有志焉而未之逮。獨念少嗜濂洛關閩之書六七百年來鉅儒纂著亦略能言其得失而朋儕聚處未嘗偶及之者。非敢謂深藏若虛亦非避講學之名有所憚而不爲也。誠以無實不祥躬行未逮清夜捫心悔尤叢集喋喋言此心竊恥之。乃今爲諸生所迫不翅盡發其藏而猶深悔平時體認未能親切致今之剖析未極精詳者。教然後知困非虛語也。學術與治術之分久矣。學與行蓋亦未嘗不分。逮至近世則漢與宋分文與學分藝與道分一若終古不能合并者。然竊考董鄭程朱之所以爲學進而求諸聖門之所以教人則但有本末先後之分而初無文行與學術治術之分也。鄙人於此蓋不敢不勉勉焉。獨憾質旣闇劣性復因循平生爲學之功

能存誠而不能至敬能省察而不能存養以致措之於事拘滯而鮮所通發之於言卜急而無條理近雖於懦弱膠固諸弊痛加克治而本原未裕終如滋蔓之草遇雨輒復萌芽然且昏惰乘之精力日衰智慮日短匪知之艱行之維艱古人豈欺我哉來書於鄙人多獎借之詞少規切之語閱之惶悚汗出如漿亦甚非所望於我良友也昔人言道之浩浩從何下手新則賴師友之力側聞緒論證以平日之所志所學集長舍短亦非絕不知下手之方者而爲之不力因循坐誤愧悔至今平生取友蓋多與吾性相反之人非謂其遂一無闕失正欲以彼之過當補吾之不逮是我之爲益於友者無幾而友之有造於我者甚大也今跼處海濱年輩漸長自讀書外耳不聞箴戒之詞其不至流爲小人之歸者幾希矣惟冀二三執友勤攻吾闕庶或可以寡過耳足下志果而敏於事又

處有爲之地惟含章斂耀以待有爲之時卽終不得爲而吾之學以充其識者不可一日已也古之君子豈其有意於爲哉謂吾旣名爲學者則學中之本末先後吾必親歷之而後可漸造於微而如詞章考訂之學之紛紛者特吾學中之始事而古人則且視爲末節者也夫學得其正則識日以明不正則識日以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爲蔽也彌甚乾嘉後經學愈盛人才愈衰李次青作先正事略求一二名臣名儒而不可得乃不能不降格取焉以充其數古之儒者通經所以致用今之儒者窮經乃以自蔽豈非大可哀之事然其所謂形聲訓詁校勘名物天算輿地之學古人亦曷嘗不從事於斯俛焉孳孳博觀約取漢宋鉅儒蓋無不如此而近時學者流弊獨多則以其張皇過甚之故也天下事張皇過甚則百弊叢焉豈獨學術爲然歟夫學之精者在乎天人之際性

命之微其大者則在修齊治平之實今

國家之刑政中外之形勢民生之息耗兵事之利鈍執事亦既既聞之而熟審之矣顧窮理不厭其精又必有裕乎其本原者而後可經可權可窮可達執事其無意於斯乎願讀禮之暇專精壹志以求其所爲大者而毋徒囿乎小者以博世俗通人之譽斯則天末故人之所厚期者耳

答門人孫慕韓書

前月遞到惠緘欣悉文從抵京深慰遠念兄在粵瞬逾五載屢爲歸計而皆未遂近將年來與諸生答問之語稍加整比蓋爲五卷昔董浦謝山兩先生來主粵中講席先後有嶺南度嶺兩集之刻兄冗嬾不喜作詩於鄉先輩無能爲役聊輯此編以志鴻爪付梓與否未可必也京師人海邇來老輩亦多凋謝欲求文學之交固

多有之道義之交恐不易得吾弟志趣卓然又素慎於取友數年  
潤別造詣當更精進夫學問之道無他在求放心求放心則在乎  
居敬戒慎恐懼之功求誠在是求仁亦在是中庸言誠論語言仁  
大學言誠意無異旨也定靜爲幹事之本未有躁擾而能貞固者  
然主靜猶有弊主敬則無弊敬則自虛靜昔賢已先言之矣顧猶  
慮其有體而無用也則窮理尙焉窮理者窮此倫常日用之理並  
非格一草一木之謂理一而分則萬殊必求其泛應曲當而後已  
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者義蓋如此近時漢學家所  
言多小學之事非大學之事六書九數名物訓詁學者分宜通曉  
初無事乎張皇古入童而習之故易今人壯而學之故難而又多  
爲支離之說使人窮年累月而不能盡非無事自擾邪學者視其  
性之所近而爲之斯可矣欲以此自畫則愚甚也道咸以來江浙

人士多喜言西漢公羊之學六經惟易與春秋爲專言性道之書能進訓詁名物而言性道豈不甚善顧其名是而實則非也公羊之學出於胡毋董生胡毋之學邵公承其流蓋與董生繁露相出入邵公例雖密而理猶淺董生例似疏而理實精繁露一書言天道以明人事莫非居敬窮理之旨明天道者蓋窮理之極功所謂盡性以致於命也惜董生言性與孟子猶不免異趣耳漢儒言陰陽五行流而爲災異之學又歧而爲術數之學其說愈支其原則皆本於敬天君子畏天命宋儒之所言者屋漏警戒之功漢儒之所言者吉凶影響之理故庶幾之應必本諸敬用五事漢人說經義多類此非獨董生也三正迭用亦古人欽若敬授之意近儒侈言改正朔易服色以申黜周王魯之說而不深探其本原淺之乎視公羊亦淺之乎視繁露矣抑其言之鄙倍孰甚焉士之志於道



者其基始乎立志其端在乎知恥亭林顧氏所謂羞乞墦賤壟斷也然此乃始基之事基既固矣當益思進德修業以擴充之進德之要其居敬乎修業之要其窮理乎凡吾所悅焉日有孳孳而不自已者欲以明事物之理修諸身而措諸事非以宗博也窮理之功必兼學問思辨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思則靈不思則罔近儒或囿於淺近或傷於支離蓋皆學而不思者也學問者格致之事思辨者由致知以幾於誠正之事由是而之焉則篤行而身修矣所謂返躬以踐其實也學問思辨既博矣乎博而返諸約居敬其尤要矣曲禮三千曰毋不敬顏淵仲弓之問仁夫子以敬告之敬其體也恕其用也克己以復禮則天下歸仁禮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禮之爲用大矣哉自灑掃應對之末以逮天人相與之誠敬之所貫澈也仁之所充周也是故退讓撝節禮之

文也忠信篤敬禮之本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執禮之事卽求仁之道也吾弟始基其旣立矣盍亦進而求諸居敬窮理之功以漸爲明體達用之學乎士之厲名節者必先知恥三代時無氣節之名而氣節彌盛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聖賢之真氣節也不淫不移不屈其殆由養氣而然乎養氣必先集義浩然之氣蓋非意見之私意氣之駁幾微所得參也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事事物物本有一定之理意見害之則識淆矣意氣勝之則心擾矣非有精義之學其孰能泛應而曲當乎精義至於入神窮理至乎其極語若殊而旨則一也東漢明季之士依草附木詭激取名者不足論其有特立獨行用情而或過焉者殆由動於意氣而於精義之學容有未盡者乎雖然得不謂之知恥也哉吾弟矜尚名節善已尚名節而不參意見之私善之

善已吾猶懼其意氣之或動於幾微而不自覺也盍亦返而求諸居敬窮理之功以斲爲宏毅任重之器乎凡此皆僕與諸生所常言者弟遠隔數千里末由一商疑義得去歲惠書喜其向學之勤志道之篤以無墜先人令緒也盛意久未有報縱筆及此不自知其詞費若夫學業甚繁非博無以得約與夫讀書門逕世之所稱博學者弟居京師京師四方人士之所輻湊加弟處高明之地諒亦歷聞之矣無俟僕之覩縷也聞弟寓外城與介止二公相去咫尺想昕夕過從必多麗澤之益惟厚菴未知其居何所窘况殊可念吾弟趨曹之暇諒時讀書苟有所得毋憚往復順候與居詞不宣意

答黃季度書

承示言近人居喪稱制之非而欲以哀易之前已面論及此鄙人

但勸君以從宜從俗而初不欲盡言者朋友之義苟非大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况君兢兢在疚之時乎今來書援引古義至數百言其中多可疑者則不能不勉爲一言以解足下之惑世俗稱謂凡尺牘概用制字者蓋本於禮記喪服四制鄭目錄謂記喪服之制取其仁義禮智四者鄭君蓋本經文以爲說經所云以恩制者卽今人父母之喪稱制之所本也以義制者卽今人國制之稱之所本也以權制以節制者皆詳居喪之禮意也喪服惟三年爲重古人爲長子亦三年慈母出母之類三年者尙多今皆無之又惟斬衰爲重齊杖之與不杖輕重懸殊故四制篇專明斬齊之義而期功以下則從略焉是服制二字本爲斬齊而設君謂期功亦可混稱非也若舉全文當稱服制而尺牘從簡又慮觸人家之諱故稱制而不稱服雙字單稱亦古今通行之例經典恒有之其稱國

制者與稱國恤義同亦爲避諱而設固臣子之義應爾非可以不  
通詆之魏晉以下魁儒雅才無不承用以其本經起義非同杜撰  
也三代時忌諱頗多於君父尤嚴此非貢諛獻媚愛敬之心不容  
自己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有避諱之禮見父母大父母冠  
衣不純素懼傷父母心也後人不明此義論議間肆無忌憚以訐  
爲直禮意衰矣雖梨洲亭林之賢或不免焉未聞君子之大道耳  
若孤子哀子之稱雖本經典而以孤哀分屬父母則五代後始然  
溫公書儀旣已分屬朱子猶以爲疑後人亦多異論然古人稱謂  
簡而易該非若近人之繁而易窒古人入廟但稱曾孫事亡則稱  
孝子孝子者非自矜之詞乃欲繼志述事以慰亡者之詞君疑之  
亦過也孤子哀子之分屬自五代相沿至今此類無甚大失君子  
行禮不求變俗居今之世而欲事事反古無論勢不能行亦中庸

所謂裁及其身者也惟世俗之有大害於禮制者必不可徇若小沿革正當酌古準今以求其是故世賴有通儒爲其本乎古而不戾乎今也不然禮經雖殘闕而宏綱細目散見猶多但悉舉而行之足矣又何煩古今聚訟之紛紛哉至訃告之文前有先考妣之稱故後有孤哀子之目只具逝者官位生卒不及其他以初喪時哀痛迫切無暇旁及故別以司書者爲之非孝子所自爲也

此訃

文舊式近多苟簡不用粵中尙有之

若哀啟則已用尺牘體裁赴告遠方時日稍遲

驚痛稍定孝子乃可自爲之而啟中但稱棘人不稱哀子蓋孤哀子者對先考妣之稱若尺牘上文稱某先生某仁兄而下文忽稱孤哀子則所謂孤哀子者對某先生仁兄而言乎抑對先考妣而言乎此惟與人求作行狀傳誌之尺牘乃間用之本爲先人而發也然考唐宋人文集亦多稱孤而不稱子古者父母沒後本皆稱

孤稱孤則人所常用稱哀則世所罕見稱哀而綴以子尤尺牘中所罕見君欲從古則孤哀子之分屬考妣已非古矣同一非古與其用五代後相沿之俗稱何如用六朝來相沿之俗稱稍爲近古乎要之稱謂之微亦居喪之末節近世旣不能稱情以立文則雖稱謂極精何關禮意鄙人遇有訃啟失誤者從不欲指摘之以人當呼捨之時豈忍苛論及此况此固襄事者之責非居喪者之責也今君旣耽思月餘則非偶爾之誤夙叨厚愛不敢不罄其愚鄙人當親在而喋喋言此不免爲汪鈍翁所訶雖有閻百詩之說曲解於前究非爲人子者所宜出因相知之深偶及之若他有疑義更不敢與君往復矣此外尙有一事亦當預以奉聞古人居喪不作韻語蓼莪之詩未必作者自言昔賢論之備矣君夙耽吟咏當居廬時諒必無心及此逝者宜早安體魄青烏家言不足深論而

水蟻則不得不避三代時無葬書北方土厚水深無此二者之患故可族葬今若舉親之體魄置諸水蟻窟穴中人子之心何以自安願移其耽心風雅之事以稍留意於此免爲葬師所欺若徼福之說想明達必不爲所惑無俟鄙人之贅言也

答龔菊田刺史書

前接惠書辱承存問秉性疏懶久稽裁答相知有素諒不我訾也近將兩三年來與諸生問答之語抄錄成帙其中有訂經史疑義者有商古今學術者有論邊疆形勢者有談

國朝掌故者門類甚多而不別分門類似語錄非語錄似劄記非劄記漢宋學術務持其平而於漢學家之說自天算地輿六書音韻制度名物及校勘之學是其專長外其有謬託漢儒之義以詆宋儒而實失漢儒之真者誠淫害道則必嚴辨之九流百家之書



釋迦摩西之教以及近時洋務西學自有裨實用外其或謬詡新奇以大害人心者亦必嚴斥之大旨學必期其有用功必歸諸實踐由訓詁進求義理而如漢學家溺於訓詁以害義理者則不取由義理探源性道而如講學家空衍性天以汨義理者則不從言治術務求可行而不敢爲高遠之論言時務必明大勢而深鄙夫揣摩之徒雖不敢謂百世不惑要有異乎近時名下士之所爲諸生幸多就我繩墨以此爲教庶鮮流弊第使今之名士見之必有罵我不過者通不通何足論期無誤諸生來學之意而已此書與乾嘉以前儒者之言可相印證與乾嘉以後儒者之言則多不合與吾江浙學者之言尤多不合不合何足計期不背聖門教人之旨而已汪生獲與鄉舉之選雖可喜而尙嫌太早此生才氣識解皆不凡如能養成利器則可爲

國家之用所藉以報

國者惟此差足自信耳而汪生年齒太輕志趣未定學成則

國家收其用不成則已身且受其害天下最壞人志趣者莫過仕途院例鄉舉後卽須出院深爲汪生惜之區區一第何足重輕惟志趣或歧將不得好學之益而反恃以文過飾非則大可慮耳來書謂滇修志乘將欲推轂鄙人深謝厚意高堂健在豈能遠離粵猶嫌遠况滇乎至謂鄙人之學經深於史尙未爲知我者平生經學甚淺謬竊時名豈敢自信若史學則亦不敢自詆近儒中惟錢竹汀若並世而生謹當退避三舍他如王西莊之徒當與並驅中原餘子碌碌則事我者也君乃揚彼而抑此未免顛倒矣近爲粵中修德慶州志事尙未成將來成書後竊自謂可以推倒一時豪傑恃愛妄言不足爲外人道也

沈廉仲先生七袞壽序

成皇帝時有名臣曰嘉興沈侍郎以正學倡導後進余登

朝晚去侍郎之世蓋二十餘年矣乃得其孫曰曾植曾桐者與遊數以道誼文章相劇切其意思誠有異乎人人而聞其季父廉仲先生能傳侍郎家學心儀焉而未獲見也歲丁亥一新至廣州以後進禮謁先生會先生養痾謝客仍未獲見而獨得侍郎遺書爲先生所校治者讀之簡嚴深至然後知先生之學之正夫果有所受之也聖哲不作道術分裂卑者陷於功利優者局於訓詁名物制度而以是號於衆曰吾道在是夫所謂訓詁名物制度者漢儒承秦滅學左右采獲六經之黜昧者迺明其爲力甚艱爲功甚鉅而於義理之精蘊者或遺之而未言或言之而未盡非不爲也蓋不違也且夫經爲聖心聖不虛作大義易見微言難知漢儒於其

易見者以訓詁考證通之於其難知者不徒於訓詁考證求之三家之治詩伏生之治書董生之治春秋皆是物也夫聖人遠大義日晦人心日漓於是有宋諸子者出通之性命以濬其源約之誠敬以端其本返之躬行實踐以祛其妄驗之辭受取予以觀其微而其旨歸一準於卽物以窮其理斯張皇高遠之說既無所託以亂真而所謂訓詁名物制度者皆吾博文約禮之資而無破碎大道之失是故漢儒之學其大者在通天人之故至通天人之所以故而訓詁名物且爲粗迹矣宋儒之學其大者在窮性命之微至窮性命之微而訓詁名物特其始基矣凡皆以求聖人之微言也迨其敝也言天人者或雜以茫緜言性命者或遁於空虛要皆末師鄙儒自豐其鄙學者方擯棄之不暇而暇滿漢界宋云爾哉先生自其少時耳目之習見習聞者既已至正極粹復從錢衍石籀石諸

先輩遊於訓詁名物制度之學靡不涉其窠窠而一歸命於有宋諸子晚知連州未幾以疾受代歸弗竟其用獨筦榷事最久榷故利藪也而先生貧如故久之聲聞益著卽事非其素屬者大吏亦虛已諮焉先生將之以至誠而貫以敬事之意務使惠澤逮於人而已不尸其功人或有所饋遺者雖少物必峻卻之此在晚近爲難能而先生則其末節也道之難明也久矣學士大夫矜言復古其說愈精而愈瑣至宋儒辨晰心性之旨乃以其涉門戶也而疑之然則論學必屏程朱說經必宗許鄭非門戶歟夫非許鄭程朱之果歧人自歧之也

聖清純儒首推二陸清獻尚已道威立言深博蓋有宋元儒者東萊仁山之風非猶夫永嘉經制之學也而世之言實學者必曰亭林顧氏吾謂非惟不知許鄭程朱也抑不知亭林實甚亭林之言

曰博學於文行已有恥其於辭受取予之節辨之至嚴今舍其所嚴辨者而第曰吾從事於博文云爾可乎哉且博文云者如第曰瑣細考證而已吾未知於亭林之旨其果有合焉否也先生論學不主陸王與清獻同而其學之淹貫且斷斷於辭受取與之節也如其庶幾博而知恥者歟抑亦善承其家學者歟今年秋先生年七十矣吾鄉之宦粵者咸願爲歌頌以壽先生而督序於余余謂壽言類涉於諛非先生所樂受也乃推本先生學術之大凡爲一新私淑艾者旣以自考亦藉是以質先生焉

王寶珊通守五十壽叙

天下言長生久視宗老聃聃古稱道家者流其言合於易之嗛嗛書之克攘司馬談論要指叙以爲六家首昔之言治術者蓋莫不由是焉晉魏而降浸離其朔儒者難言之漢初治尙清靜蓋公以

佩弦齋文存卷下

十一

卷下

黃老甚曹丞相問左謚甯民歌頌一是時郡縣吏若吳公文翁之屬無赫赫之譽而所在民樂旣去民思蓋非獨眈俗龐厚也廉靜之惠慈惠之意浸漬於人心者深而慄慄奉職罔或失墜又與後之浮文妨要清談廢務者殊科率是道也將以宰制天下而有餘渠但郡邑而後世踵其躅者代或數人焉或不得一人焉於虜何其難歟若勢處冗散往往甘自放棄乃欲與古良吏比烈則尤難之難者也婺故壯郡制設通判一貳守以筦水利郡更寇亂陂堰葺塞澗洩弗時異時吏或罔民牟所入以自肥苟簡於官事事益不治甯海王君以謁者臺令史選爲通守餘十年勤思職業振發通谷規復曩制蓄於奉身而嚴於取予其廉靜之惠慈惠之意蓋庶幾與漢法相應邦人士安其治無異辭今茲君年五十矣邦人士謀所以答君之勤者謁書於余督爲文以壽君君之齒未也尊

公方以縣尹受代歸休於家年逾大董事親之道恒言不稱老今  
欲飾輦輓之辭爲君祝延於義何居雖然邦人士之意則勸矣烏  
可默而但已君職水請以水喻今夫水滯汙澎湃渾澄泓演迤其爲  
類殊其性就下一也或石而桀焉或磯而激焉洄薄瀆沫鬱怒未  
網觀者抵掌聽者忘倦而水固已失其理矣故激則清撓則濁水  
之性也順則喜沸則咨民之情也君局於尺寸其溉澤未宏亦勢  
然哉抑君之志蘊於中而效見於此則既有然矣士患不自振耳  
而何尺寸之能局歟余讀古傳記言流沙之西有西王母之園穆  
天子所賓也弱水環之其人壽考類無紀極其言不雅馴顧古今  
言長生久視者侈稱之君嘗從採風使者持節徧歷海西諸邦風  
輪輒車馳九萬里而遙視八駿之周游塗轍蓋有加焉重溟鑿空  
耳目聞見奇尤瓌特不可殫記惡睹所謂弱水西王母者乎將今



昔殊致若道家所云海塵灰劫雖列僊之儒不能免耶吾固知俶  
詭荒忽之辭不若徵諸淺近之易據也老聃之論三寶也一曰慈  
二曰儉慈以利人儉以畜己抑非獨畜於口體之謂毋勞而形毋  
拙而精簡省嗜欲澹泊寡營水利萬物而不與物爭可以宜民可  
以養生君既有意於是矣推而行之永享眉耆遐播頌聲其不以  
余言爲息壤之徵乎金華山峯嶽萬仞道書言有洞天石室帝鴻  
鑄鼎初平叱石遺迹往往而在官斯土者類稱僊吏余郡人也異  
日扁舟歸里羸糧蹻屨尙將從君一訪之

上海新建金華義園記

娑俗儉齋勤種植民皆重去其鄉其逐什一之利憇遷於都會者  
逮余所聞見蓋北達蘇杭而止滬上無有也咸豐季年更互市之  
令滬實縮中外之轂賈胡海客長編巨舶旬月狎至商旅貨賄之

所贖百工技藝之所萃下逮傭保雜作占一業以自食其力者如水之赴壑獸之走壙於是嫠人達於滬者蓋不啻昔之蘇杭矣然或疫癘之不時顛隳之無告流離困踣委骨異壤生於是乎寄而死不得安其體魄行道之人尙或憐之而況於生同鄉井者乎某某等商是有年矣博誼同志醵錢若干購隙地二畝餘創義園都爲屋幾楹爲兆域一區俾嫠之人士沒而無所歸者感於是浮屠焉旣蕪事徵記於余余維葬者藏也骨肉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也義園之作其知鬼神之情狀者乎以是爲骨肉之所藏而非魂氣之所戀也然且從而棺斂焉從而封樹焉卹卹乎惟恐鬼無所歸而吾之爲德不卒焉者豈非仁人君子之用心務從其厚者歟抑亦敬恭桑梓之心有發於不自已者歟傳曰無穢虐士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嗚呼觀乎此者睦嫺任恤之思可以勃然興

矣

從祖芑田先生傳

嗚呼古來魁傑之士蘊奇蓄異鬱鬱無所試或試矣而不得竟其用懷抱利器老死牖下泯焉與草木同腐者奚可勝道悲夫士之不遇也而無其遇而能安之若素者爲尤難芑田先生諱錫猷字子壯一新少時所從請業者也幼讀書資甚魯弱冠後開敏爲文有奇氣補縣學生年三十餘矣明年值於庠考充 恩貢入貲以教諭注選於吏部十餘年不得選光緒某年卒於家年六十有三性伉直善謀能斷疾惡若讐童試有舞弊者先生發其奸學使吳公激賞之居恒琴不遑聚聞先生警欬輒引避里中爭競疑難咸取決焉得一言無不謦服冰釋一切期會徵發往往推爲首事幾三十年無間言其長著而有功桑梓莫如團練禦賊咸豐四年

粵逆踞金陵兇燄四出獨兩浙晏如先生恒蹙然憂之顧無可藉  
手十一年四月僞侍王李世賢陷金華里人咸謀圍練先生因與  
謀然以爲鋒銳未易挫不如待時而動也明年夏賊酋李仁壽屯  
永康三十里坑日過山抄掠而據義烏賊陳榮憚世賢之微犯衢  
州也合諸粵賊屯邑境與楚賊相持先生知賊攜貳躍然曰可矣  
急偕同志集民團以禦仁壽守要害遠斥堠備間諜禁訛言部署  
甫定會榮遣其假子率衆來僞爲助防也者以覘我我師乘間并  
攻殺之夜復襲三路賊營而慮楚賊議其後也詭賂以所奪陳馬  
遜詞謝焉賊喜不爲備自是擊賊荒山雅墅街遞有斬獲閏八月  
合西鄉勇攻縣城榮駭竄嚴州義烏遂無賊然亦無邑令至惟團  
勇局獨存以其間理遐邇四民之赴愬者皆悅服以去是時左文  
襄方統重兵攻衢州而遣蔣果敏公剿賊湯溪賊大峒十一月僞

梯王首王戴王等十餘萬衆擾金華其後隊屯田心倍磊諸村南鄉大震約西鄉夾攻失期先登者爲賊所陷俄而西鄉亦破拔隊來奔先生亟爲拊循選丁充伍而資養其婦孺賊分道深入先生議設伏蕉山後市橋之間親司信礮民團連敗不敢出會天大霧尋丈間隱約見人影謂鄉勇也疾趨就之賊出不意亦以爲遇伏也遽駭退越翼日合諸村勇迎擊三了塘大破之追北十餘里賊始盡竄金華而金華屯賊意終未已於是復有大嶺之戰語詳一新所爲崇義祠碑記中明年正月賊遂棄郡城遠竄矣是役也先後三載合羣策羣力以摧巨寇而發蹤指示先生之力尤多當義烏之始復也先生謂既有縣令不宜以鄉局侵其權乃撤之令延先生籌善後事初從其請卒不果往歸理故業三舉秋試不獲解授徒二十年以終

論曰先生與吾父幼同學長同志團練同事方事之般一新始冠  
矣得諸聞見者尤確當蔣公率師逐賊道出金華先生謁公於軍  
中公以其才也詢願從軍否辭之嗚呼粵寇之亂湘楚諸軍皆起  
家鄉勇建奇功於天下一時擁節旄成大名者項背相望先生之  
才亦既有所試矣假令依附末光乘時得位其設施何渠不若乃  
卒退而修經生之業困悴以終窮老而不悔夫豈獨其命歟抑亦  
其素有得於中然也固守三載屢瀕於危卒賴以濟事平而後口  
不言勞使古功臣用心若此安有烏盡弓藏之禍也噫

東山府君家傳

吾邑距蘭谿百里而遙蘭故壯縣地四達當承平時商旅輻湊貨  
別隧分各以其族吾邑人食力於斯蓋千百計顧罕有操計然之  
術者獨吾宗東山府君設肆其地有年矣余自通籍後往來恒道

蘭谿故夙習君君偉軀幹音吐洪暢詞旨質直有不可於意者必  
傾其中所欲言而後止余私論議輒舉似君以爲今之古人也嗟  
乎風會日澆後生喜以心競纖芥之利成貿首之仇談笑伏乎兵  
戎荆棘生於跬步求如君之表裏坦白也豈易得哉君家中貲  
至君而大殖其業嘗建郵亭贊道途以濟行旅粵寇之亂吾鄉團  
練自衛君振臂一呼衆皆翕應則君之素行孚於里黨可知矣君  
諱元巍字惟天嘗入貲得州同銜卒年六十有三

舊史氏曰昔史遷傳貨殖論者以遷家貧陷罪發憤之所作也異  
哉言乎其烏知遷之微指哉夫貨殖者所以驗物力之盈虛覘民  
生之息耗國之大計在農與商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先王崇本抑  
末意至深遠也井田之制廢兼并之風作於是商遂筦天下之盛  
衰漢自武帝征伐四夷海內耗竭算緡及於舟車縣官盡籠天下

之利而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皆破閭左蓋騷然矣史公有感乎此故其旨約其詞微世乃譏其羞賤貧而崇勢利抑獨何歟蘭以一隅縮數行省之轂徽歛衢殿之所產殖豫章閩粵之所貿遷皆於是乎輸寫而冠蓋之倫計車之吏時交錯乎其閒故殷賑爲數州冠及海禁旣開番舶如織江自峽口達於尾閭凡夙稱都會之區靡不有西夷市易之所而中國方推百貨以佐軍興吏乾沒無已商旅之出其途者若避毒螫自是漏卮之患亟而譏禁之術窮矣蓋今之蘭非昔之蘭也然列肆之殷賑如故豈所謂枵其中而飾其外者邪君占市籍未久遂致奇贏其擇人任時之道殆有大過人者惜乎其未及盛時一試之也君子觀於一隅盛衰之故可以覩世變焉嗚呼其獨蘭也哉其獨蘭也哉

李節婦家傳



節婦永康某氏年十九歸同邑李某生三子二女而某卒婦年二十有幾矣某家故貧力田自給至是益艱窶益無宿儲桁無完衣婦拮据况瘁約其身以逮於其子女罔弗約也願獨潔滄瀆奉威姑惟謹凡所以庀喪葬紀門戶者咸取具於一身未明而夙興并日而後食如是者餘二十年子有室女有從內外斬斬如其始歸時而婦力亦既瘁矣咸豐季年粵逆竄兩浙永康燬焉寇氛所及靡有寧宇婦挈子女匿窮谷中流離困踣幾殲者數矣比歸則故居爲賊蹂躪殆盡而是時寇新退穀直翔踊人惴惴不保朝夕婦復董其家人一視前日之所治而力治之節衣縮食絲積寸縷以再造有家室比歲稍充羨三子皆成立力能致甘毳之養而節婦遽卒同治某年某月日也嗚呼先王之制喪服也夫爲妻報蓋坤道代終之義責之也周而任之也重故報之也亦從其隆先王蓋

不忍以不肖之心薄待後人也禮慝樂淫乃見節義節義者別乎凡所不能而以其能焉者名之也然君子於能焉者往往樂得而稱道之豈徒憫其志之專一而大以褻其賢歟毋亦假是以風厲其餘而欲挽世之諉爲不能以進於能也於能焉者奚私焉觀節婦生平壯更窮乏晚丁寇亂蓋終其世戚戚無一日之歡卒其大有造於李宗者章章若是而綜其所爲初非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世俗矜苟難若節婦者循地道之常苟難云爾哉余故樂書其行誼以諗其鄉之人并以勸其後嗣

無腸公子傳

公子姓黃氏名解江州人也其先世當金天氏時爲江湖之使因占籍江州至春秋越伐吳有率其族取吳稻以濟師者論功封舍黃伯子孫遂以國氏凡散處江鄉者十有二種而公子最知名於

時始生筮之遇離之解故名曰解爲人睥目皤腹內柔外剛性嗜飲醉後嘗自捫其腹曰我此中空洞然足容數百萬甲兵者正以內無他腸耳見者笑曰聞大荒之東有無腸國者子豈其種類與因戲呼爲無腸公子晉太康中江州守臣貢至京師朝議以酒泉郡處之公子曰既有解必無監州乃可不然解不能折腰媚權貴供頤指也遂浮沉者數年久之始遷糟邱常侍當是時畢吏部以豪飲名葢下偶出遇公子手持與語大悅日與拍浮酒池中值鄰篋新熟吏部攜公子偕飲甕旁酒酣公子起誤入甕中吏部亦醉臥甕側以待之鄰人歸見而大駭疑其醉死也覆甕而出餘瀝淋漓徐徐拂拭乃去由是醉解之名大噪然公子恃其崛強好雌黃人物吏部嘗戒之日子黃中通理玉質金相若論文章當與司馬長卿輩橫行一世然戈甲森然外剛而內躁非神龜曳尾之道

也公子不聽卒見忤於趙王倫遂退隱江南之蘆葦洲與姜生醋  
醋者遊以爲得味外味江南人設宴召公子則姜醋必至座中亦  
無姜醋不歡衛尉石崇聞其名於冬月延諸上座封以唐辭不受  
蔡謨過江復欲羅致之未果適道行見彭越以爲公子也薦諸庖  
人既而大爲所窘公子迺擲掄之曰卿讀爾雅不熟誤引非類幾  
爲勸學死蔡笑曰吾補過焉可乎請今尊子爲一品公子笑曰吾  
與陳進不已致釁觥待罪吾甯終老棄天中耳由是日夜沉湎卒  
爲酒所傷一夕大醉而死

論曰吾讀老聃書深著齒剛舌柔之義士之處濁世者非獨無才  
之患也執沖而寡營蟻屈以求伸殆庶幾焉以余所聞公子軼事  
能致雨又能驅瘴嘗著勞關中蓋亦才智縱橫之士而獨以無腸  
稱意其胸無宿物者與乃因雌黃之故幾膏鼎鑊嗟乎貌剛者折

揚才者蹶進取之士可以鑒矣

金先生墓表

先生諱濤號秋槎金氏一新幼時所從請業者也父諱某娶毛氏舉丈夫子四先生其仲也外王父旣艾無嗣撫自出者以爲後故先生幼育外家外家與余族同里聞先生之就外傅也吾父與同學相得甚後遂延以課一新兄弟館余家者八年先生幼警敏學爲文輒冠其曹偶年十七受知學使者羅羅村侍郎補縣學生五應省試弗獲解旣以高材生連不得志於有司則益劬於學以昌其詩鏤肝鉢腎角險韻至十餘復不少休傳鈔者腕欲脫先生樂之不以爲疲也間亦作畫畫蘭石竹樹疏雋峭藉品如其詩中歲後輟不復作而獨究心於靈樞素問諸書久之遂以醫名於時金故望族自其盛時田廬樹畜甲諸姓逮先生則稍稍替矣然席累

世富厚之餘異時往往籍其租入以自贍寇亂田廢食指日繁歲  
會不足家寢益困然當是時諸子已成立少者讀書嶄然見頭角  
家無冗丁自人視之宜若無憾先生顧獨鬱伊善感俯仰身世侘  
傺若無當意體羸善病晚而溲落窮居索然鄉人或招往蘭谿客  
授其家間復出其術濟人人樂暱之先生安焉歲率四五往返以  
爲常丙子冬一新請告歸覲適先生里居久患暴下稍閒且復劇  
或尼其行不聽行三月而疾作主者亟促之歸舟抵低田鎮遽卒  
遺孤以喪歸實光緒丁丑四月十三日也先生性純篤友愛事兄  
動靜以禮家人有踰檢者反覆開譬未嘗厲辭色幼畜外氏事外  
王母有如所生外王母之卒也附身周棺必誠以信蓋於是時一  
新已及見之嗚呼以先生之行純摯如是曾不得一當以抒其  
素蘊而又厄以抑塞不可堪之境至老而窮窮而病病而不獲碎

於其鄉賈志歿地潛德閭然嗚呼稀矣先生生道光某年某月日  
得年五十有幾子男三式仁式枚式金女二孫男一以某年月日  
葬於某山某原

余府君墓表

服嶺以南之分東西道也自唐始也東道尤饒沃民蕃衍至無所  
容則遷於西道以長其子孫往往蔚爲巨族自余主講嶺南凡嶺  
西之士從吾遊者間徵其家世大抵遷自東道爲多余生運貞其  
一也歲壬辰將脩始遷祖之兆域運貞督余文以表其阡余勿勿  
未暇以爲然運貞之意則勤矣乃次其行義年而書之碣曰君諱  
芳舉字乘邦

國初有諱喬遷者自閩徙粵之東安卜長洲村居焉是爲君始祖  
四傳而至君之祖玉符始殖其家考奇彰有子五人君其長也少

讀書試不售以冢嗣遂膺家督而特敬禮師儒迄今儼於庠舉於鄉者蓋比比焉人僉曰惟君好書之故君嘗遊平南樂其風土命仲子載帑以往厥後諸弟季次第徙居之從君志也君以嘉慶十三年四月庚寅卒於家得年六十有一配關宜人先君幾年卒既合窆矣君孫景福慮樵牧之弗禁也道光丙午乃改卜葬君平南城東三里相思嶺甲首庚趾關宜人亦徙葬城西三里而孫曾之居平南者遂以君爲始遷祖焉君資孝友尤篤於一本之誼族人嘗建祖祠度地直君居君曰祖吾祖也室吾居之吾祖之室也吾何有焉毀其室之半以地輪於祠祠成而君不取其室之值族人嘖嘖稱長者君曰未已也祠足以妥吾祖矣而禰祠未立吾心疚焉室吾室也室前尺寸地吾父之地也吾何有焉苟建祠則有吾祖之例在比君疾彌留屬其子曰禰祠建爾必輸地於祠毋忘吾



言矣其子卒如君所言是二事也余氏之族人至今猶樂道之嗚呼古之奠繫世辨等威者適士二廟庶人祭於寢先王之爲廟制若是其嚴也宗法既亡士無常貴民無定居子姓之散處者恃何道以合之戚屬單於下而祖禰干祿於上祠也者所以報本合族仁之至義之盡也世衰俗敝子壯出分吾見夫褻鋤德色者有之矣當其生時且然遑問身後一物之微且然遑問其鉅者夫厚而薄焉則其無所不薄可知也之死而致生焉則其能孝養於生前可知也君軼事不盡知知是事而得其用心焉則亦庶乎可以敦薄俗矣君以曾孫貴

贈贈奉政大夫配關氏同邑某處士女

贈宜人舉丈夫子六拔珍志珍殿珍美珍悅珍嘉珍志珍承君命徙居平南者也故今爲平南人孫十七人曾孫四十七人元孫以

下二百有奇盛矣哉君之克莪後臯也然余聞君家誠甚嚴凡世俗子弟蕩佚以傾其家者與夫牟非義之利以肥其家者君必痛飭之今族姓雖繁咸兢兢守君之誠罔敢失墜然則君之所以保世滋大者在此不在彼而況其敦本厚俗之足以風世者乎嗚呼孰謂天道果無知乎

### 外家像贊

嗚呼此外家先世遺像也圖中正坐者爲外王父之祖考妣下坐者爲季父而以曾祖考妣之主題於幀首其自外曾王父以下不與焉當外家盛時一新未始生逮成童後一再過之蓋稍稍零替矣然是時外王父尙存愴念音容悅在心目不及十稔而宰木已拱故廬漸頽西洲之慟感惻行路諸舅氏近復葺其舊居繼其遺緒德門餘慶固匪獨繼起之賢而已嗚呼一新生三十五年耳其

間人事之變遷世運之興替蓋已不勝今昔之感而於外氏尤心焉誠之顧惟謫陋不克成外家宅相以塞逝者無窮之悲今屢此圖肅然以興油然而其不能自己矧孫曾之世承先澤者其賢守又當何如耶贊曰

獨行之傳力田之科闡然而章粹然以和成壽者相居安樂窩樵警梁妻巾箱王學有子亢宗驂駒咫尺角白華絳跼幽蘭空谷何德之豐而齡之促一門篤行累葉清芬滄桑遞嬗喬木猶存眷言弓冶來者弗諼

陳氏妹像贊

烏虜妹之生也三十有一年其於歸也一門藉甚戚屬蟬嫣恒卑抑以自下慄他人之我先其怛化也則自尊章築里下逮嬰媿妯姆莫不嗟惜而涕漣庶幾人言之無間婦德之靡譽也出其餘技

亦復針神譽絕入法書妍蘭以香燒膏以明煎弱息何在孤女藐  
焉所遭抑又酷已僅此遺真之約略猶未得形似於蹠筌吾披此  
圖蓋不忍爲鮑氏令暉之贊而擬諸楚纍天問之篇

崇義祠碑

同治二年春正月十日浙江布政使蔣公益澧旣大殲賊於湯溪  
越翼日遂復金華蓋至是陷賊三載矣聚落爲墟白骨載途有虜  
存者儼然餓夫而吾鄉環境三十里女安於室農遊於衢殆如未  
經亂之初其得不歸功於鄉勇之枝梧也先是咸豐十一年四月  
僞侍王李世賢以輕騎突陷金華吾鄉聞警團練自衛六月賊攻  
官餘嶺其村人擊卻之然部署未周也明年夏賊屢敗於衢州自  
相攜貳踞義烏曾陳榮故粵產聚諸粵賊於邑境不受徵發號曰  
花旗花旗者僞翼王石達開之部曲今從世賢寇金華者也其別

賊屯永康三十里院者日遊騎過山抄掠五月十一日我村勇譟逐之賊駭走遂申約束別火伍嚴斥候塹要隘相持四十餘日賊屢受創至飢疲不能軍而會是時榮遣其假子率十三騎覘我師我師乘勝并殲之夜襲佛堂倍磊赤岸三賊營賊不虞我師之卒至也獸奔鼠竄固敢喙息自是擊賊於荒山於雅墅街皆失利戰死者近百人然雅墅之戰鄉兵氣銳甚迭敗迭進且及日稷未休賊多喪其精銳遂宵遁而西鄉亦先團勇殺賊屢獲勝聞八月三日合攻縣城諸號爲花旂者皆驚竄嚴州以去於是義烏遂無賊賊環邑屯亡慮十餘萬狡焉思逞然卒不得一當也初官軍大勝龍游湯溪間賊勢日蹙廣徵援兵十一月僞梯王練業坤自湖州僞戴王黃呈忠僞首王范汝增自紹興各以其黨赴急而懼吾鄉團掣其後思先發制之列營數十里以迫我倍磊村者當西南兩

鄉之衝賊踞焉兩鄉約夜襲其營江水盛漲濟師失期先登者陷  
伏中賊遂分道深入我師設覆以待倉卒不得發會天大霧賊遽  
走其自北道來侵者十六日集諸村勇迎擊三了塘大破之圍乃  
解是役也幾瀕於危屬有天幸賊亦未審我虛實以故不得逞而  
西鄉遂爲所破賊休兵五日乃始進援湯溪然其後隊猶屯金華  
澧浦諸村意未忘我也十二月七日賊大舉踰大嶺我師扼嶺竄  
不得入迺旁攻鮎魚嶺以撓我鏖戰移時幾敗矣迺援軍至賊始  
退而併力大嶺嶺之北最高者曰虎車山賊先據之我以偏師猱  
行拊其背壓賊軍而陣賊勢不得合并乃震駭潮湧而下顛崖墜  
壘尸枕藉山谷間俘十餘人以歸自是不敢復窺覲矣越月餘金  
華諸賊乘夜盡竄有逸賊自永康來者掩其後斬艾無算時猶未  
知郡城已復也嗚呼洪楊之亂毒螫遍海內隳名城屠重鎮勝兵

宿將恒奔走而不暇給吾鄉以彈丸黑子之地大小數十戰捐軀數百輩雖屢挫而氣不少衰陷胸斷脰身膏原野一瞑而不返視夫詎非

國家恩德之厚之入於人者深而諸君舍生犯難之功抑亦不可沒也伊古以來任天下之艱鉅者莫不將之以誠貞之以百折不回之氣而非徒鬪機智者所能與吾鄉俗尙樸厚民老死不見僂僂之習與夫貧富相耀機械相角之情故其感槩而赴敵也義不旋踵勝無重賞死無厚賻徒恃此皎然之意以鼓舞之而民亦甘冒鋒鏑而不之悔嗚呼蓋逮今不三十年而風會亦少替矣然則請人之義勇奮發毋亦其素所習者然邪嗟乎顧不偉哉事既平邦之人仕於朝者具以聞

賜卹如例復耐其主於京邸忠義祠會城亦如之既又念諸君保

衛之庸與死事之烈也。釀金錢若干爲祠三楹於五指山之陽。祀  
先後歿於陣者凡一百十有九人。祔以義僕一人。置田如千畝。以  
其租入歲於孟冬嚴祠事焉。蓋祠所直卽昔殲陳賊十三騎之地  
也。誕維諸義士生爲同仇歿爲鬼雄。英雄颯爽儵忽。逞來將於是  
乎。在祠落成同治癸亥十月。越光緒庚寅。一新迺始。追據當時所  
聞見書諸石以告愷史。以諭吾鄉之人。俾無忘昔之艱危。而或渝  
其舊俗也。於是復爲禮神之詞。而以其死事者姓氏年月鑱於碑。  
陰詞曰：妖星墮兮天狗芒。獬豸磨牙兮肝人爲。猥購非踐土兮起  
搯其吭。持寸丹兮質三光山。嶄嶄兮石齒齒。羣峭摩穹兮不可以  
趾。血瀑壁兮谷壘。齏爾羣醜兮敢踰此。忽挾彗兮奔雷莽平原。  
兮陣雲頽。張空卷兮飲白刃。靈何爲兮丁厥菑。慟遠征兮失地險。  
殲我良兮張冠。能雄虺九首兮舌談。鵲南山雨兮冥冥。靈之來兮



擁蜺旌熱終古兮碧血長無沫兮芳馨化朱鳥兮味焉食而跳跟  
兮殛而魄朝飲而血兮夕寢而革機槍埽兮幾星終獬颯忽兮露  
露濃衰國殤兮

帝教忠義憤洩兮靈丹恫坎擊鼓兮傳芭舞強飲強食兮永綬茲  
土

端溪書院祭全謝山先生文

烏虜聖哲不作坦途荆芴贅儒煦學華士噉名末師詹詹一孔墨  
守界漢區來自豐其部卓哉先生立言不朽先生之學閎博精穎  
諷稽經史如衡受權剖毫析芒墜雲出淵一義之獲前無古賢淵  
東學派文成肇闢念臺慎獨曰彌其隙都講梨洲嬗于四明先生  
私淑迺挾其精學案初編主張偏駁先生廓之宋元甄錄禡朱祧  
王論議精卓胷爽昭明若龍銜燭先生之文闡幽表微人倫扶植

經訓畚萑遷固匡劉不名一師勝國沙蟲遺民霧豹摻遐剔隱章  
志貞教百年噓癘寸管照耀作爲文章原本忠孝先生之行冰瑩  
玉瑳等身纂著畢世坎坷毫髮之利如將挽我鴻詞未試奏賦漢  
廷短狐工射鵝鳩先鳴女恥自銜士恥自輕屏迹權要拂衣歸耕  
折腰五斗冷笑泉明鬱水之陽星巖之里學侶莘莘媚於文史先  
生牖之廉頑敦鄙抱此遺經與究終始二策流傳略規宗旨經師  
人師庶無忝已新也構昧幸接鄉閭欽遲懿範泯遺習偶隄服  
領迷廁舉比顧瞻新廟敬式前規結亭宿莽巖峽朝霏先生之靈  
儼此迢迢學侶莘莘今豈異昔音徽雖邈精誠不隔趨嚮毋歧進  
修毋畫藐先生誨繫予之責承學者流勉旃無斃於粲蕉黃靈其  
來格尙饗

端溪書院祭李見羅先生文

昔韓子言事有曠世而相感兮誠不自知其何心聖篤教於富庶  
兮固賢司牧之所任判一官以衛道兮後之人涕泗而霑襟繫先  
生之耿介兮夙承師于東廓聞新建之風而興兮求緒山龍溪而  
考索峩豸冠之岌岌兮馳蕩節乎交州殲羅平之妖鳥兮殄澥島  
之驚虬羌投戈而講藝兮曰余情其信娉以好修嗟粵士之溺俗  
兮疇澤躬於爾雅萃俊髦於精廬兮庇孤寒以廣厦來吾導夫先  
路兮毋自棄於聖者何時俗之醜正兮迺讒佞之高張蕞菜蔬其  
充壤兮謂晚蘭其不芳瞻講舍之將夷爲廐兮慨子衿乎城闕道  
旣或盤乎時兮胡久居此而鬱鬱濯予纓於浪水兮返余服于章  
門願敷衽以陳辭兮虎豹獬守夫帝閭余方高馳而不顧兮細故  
芾芥曾何足論芬至今猶未沫兮攬荃蓀之芳澤惟介節之感人  
心兮緜億齡而無斁昔文翁之興學兮就石室而祠之矧先生之

峻潔兮吾黨百世之師薦嘉醴以告潔兮庶降鑒之在茲尙饗

端溪書院景賢閣祭文

於戲道之彌于天壤也如日月之麗乎穹蒼測天者各立一元以  
起算而皆可得夫宿離之度並望之常昔素王沒而微言絕論交  
已異夫子夏與子張儒分爲八執挈其綱路以多歧而惑道以紛  
競而亡博文約禮吾夫子所雅言也而致良知與尊德性亦聖門  
之緒論吾學之津梁高明者往往由之而提悟傳習者邇或過焉  
而披猖陽儒陰釋之繁雜學辨中著其說矣蓋逆慮夫末流之恣  
肆而因咎夫始基之不臧然未嘗不取其操持之密質性之剛析  
疑辨難舍短集長故鷺湖之詩雖云齟齬鹿洞之會頗無參商逮  
有明之中葉士服習乎紫陽白沙變其師說風浴契乎點狂一傳  
而得文簡徒侶徧乎炎荒是時陽明提倡心學蓋亦始同而終異

畫界而分疆獨泰泉窮理格物欲合新安之轍迹以窺洙泗之門  
牆烏虜聖道大矣測者多方苟不迷於向往將百川學海而至海  
奚至航斷港與絕潢覺晚年定論之爲贅卽宗旨各異而何傷惟  
諸先生之卓犖生不同其指趣歿則同歆俎豆于斯堂一新黍椒  
國之苗裔恒望道而嘆洋抗顏爲諸生長彌悚惕而徬徨景行行  
止陸緒茫茫願諸生儀刑其鄉先哲而一新之蠢愚固陋亦將服  
膺祖訓而毋忘踧踖陳辭以抒誠奠桂醑與椒漿尙饗

順德龍令憲初校

受業仁和王

克明  
克敏覆校

佩弦齋駢文存一卷

義烏 朱一新 鼎甫

南郊賦

聖清受

命之十葉同量乾坤引曜日月陰陽交和表裏融悅迺親奉

成規紹隆

前緒將以報

清穹之嘉况迓

蒼粹之介福大宗伯於是奉冊而進曰某日南至陰謝陽施我

皇上暢九垓下禔萬祉願隆柴望之儀備樵蒸之禮雍神庥尊明

號以方軌乎三皇羨功乎五帝

皇帝曰俞朕將祇薦於

南郊諸臣其肅離以將事於是乃使蜚廉清畿華夫灑路啟明導  
蹕緘阿引御勅天棂與天栒兮捐夔魑而抉霧霧蒙公奮而先驅  
兮蚩尤惛而承輅入神續其招搖兮百靈紛其奔屬吸噉瀟率伏  
而喙息兮雜襲系輯合而馳驚齊殷殷以振振其至集兮星分辰  
次祭以布濩

天子迺御桑根蔭華蓋拖蜺旒旃虹旒駟蒼螭而六素蚪兮流星  
旄而張雲旒摠摠搏搏魚頤而鳥盼兮雲旛芝軒之蔚葢也炎炎  
焮焮雷轟而電掣兮千乘萬騎之滂沛也聲駢隱以陸離兮揚沈  
寥之清籟弘天關而敞閭闔兮軼輕霄而凌晦靄是時未驟夫  
南郊也迺瞻

泰壇之肅肅光域唐其壇曼兮表蕤莽其寥廓前

昭亨門之嵯峨兮後

皇穹宇之沕穆左

神庫之施靡兮右

神樂觀之延屬睽三垓之崇基兮直天扉而高齋環以百有六丈  
之內遺兮焚以九十九方之瑤瑤內馮隆以嚴翼兮外坱圠而牢  
落林岑紆餘以屈折兮靈泉湜湜而瀆薄曼軫軻以駢互兮齊拱  
衛而藩服逞逞黃雲覆乎其上兮似煙非煙輪囷而蕭索於是秩  
宗齋宿駿奔張毳案設帷宮追蒲越之尙質兮斥綺席之六重  
青幄絢其亂費兮蒼壁鬱其瓏璫璇筐綵綴以耀潔兮秀篋睇行  
以薦豐鷓亨煮而馥郁兮牲碑植而穹窿和羹韭菹之屬充芳俎  
而溢藻奠兮馨香酷烈羌眇得而形容奉牲兮爾饋供鯉兮河龍  
翠羽兮承鼻鹿甌兮虛盅緼豫以爲紛華兮斬高煙之上通蓋自  
陪祀之僚趨蹌之列凡習儀青城者罔不震震栗栗思昭格於



帝穹且夫崑崙告功鑾殿接靈遼哉復乎世莫得而云也黃姚郊  
譽之日蒼姬祀稷之辰炎精則隆準追享天水則三聖並尊蓋禮  
莫大於嚴配事莫重於明禋神人之和允洽至孝之被無垠若徒  
侈六天之說判九祭之名襲南北合郊之例泥百神從祀之文立  
五時以別泰一帝元元以配感生則固荒忽鑿空重性貽謬爲上  
聖所勿榮懿夫

上帝之眷顧我

大清也翩神鵲之鷓鴣兆朱果之休瑞濬靈源於速末兮孕巫閭  
之間氣長白騰其鬱蔥兮

輿京闕其神偉傳祀二百綿延

四祖扶輿磅礴以集我

太祖皇帝

太祖躬御齊之德

膺鼎命之期造攻自尼堪外蘭兮俘九國而統六師

文皇廓其

遺緒兮震

殊威於四十九旗逮

世祖之握符兮蘇赤縣而

後來輯

大勲而未竟兮

聖祖受而恢之著馴風之翔洽兮錫溥海以庇禩邈然日昃其不

敢康兮泊乎

世宗絜洽而重熙狹文景之阨僻兮軼成康之隆規偉

高宗之神武兮奮赫濯之

儀禮通考卷之六  
天威合西藏南徼而受吏兮裂準夷回疆而澹災

顯謨

承烈以啟後人兮

七

宣遂恭已而無爲惟

對越之

在天兮儼

賡降之在茲崇並侑之大典兮咸仰我

皇之孝治

天子於是穆然思所以積和塞明蒙嘉氣降靈歆者迺辨朔練辰

澄心清魂

致齋乎陽靈之宮洩崑禾以爲粳兮析瓊茅以爲肴吸流漿於露

盤兮飲醴泉於神皋降乎禮祀之所逮乎祭祇之交曳雲罕之邳  
傷兮鳴和鸞之啾啾方綵紛其繁會兮

五輅翼其承流錙玉琤琮以碎擊兮繡裳襲禛而舉縟三公冕而  
陪乘兮常伯袞而導騶風澁澁以扶輪兮雲蒙蒙而映旂澔澔汗  
汗星陳

天行以泄乎

南郊爾乃祝宗誕告欽柴燎薰膋蕭炳耀配藜八垠紫烟遊空高  
燎揚晨權火燦其焜上兮鑒

帝德之日新闢天門之詖蕩兮靈皇皇其來歆駛風馬兮騰雲車  
肝鸞路兮飾龍鱗紛總總兮來下潔吾盛兮桂尊炷香升純帛薦  
太羹調匏爵奠盛普淖鬯泔淡神安坐享華褻翳尺握之吉牲兮  
日充膺以明誠奉

正位

配位以告虔兮神顧德而歆馨進鯀鰈之圭瓊兮尙臭氣而求陽  
泉伊之徒分獻夫

從位兮穆並騁以臨饗五精哲而照夜兮兩曜甄而垂明靈宴娛  
兮臨須搖澹容與兮申貳觴其樂則鐘鼓竽笙執磬祝圜函宮吐  
角夏擊搏拊孤竹之管雲門之舞聆咸平之雅奏兮知修文而偃  
武覲

世德之形容兮惟

義征而

仁煦蘇囉鎡鈺絲而不絕兮竦峙迴翔仍止乎其所鳴琴竽瑟會  
乎軒朱兮華文霧縠萃乎衆娉四興遞代兮九疑賓千童羅列兮  
八溢舉夕淹留兮永

至尊光夜燭兮德信著大禮既章

皇衷載擇式穀戩羣歡協展

孝思歌謖假詣

受胙之位臚

賜福之勅儼暗藹兮並迎瑞穰穰兮委積休嘉碎隱兮溢四方錫  
吉祥兮芒芒極介麤壽於鑄京兮鄙受釐於宣室靈偃蹇而高騖  
兮軼象輿而待發衛歸雲而透池兮票然逝而聳蹕送祝帛於燎  
鑪兮奏熙平而饌微晷

帝座之神光兮閃流星之歛絛出

櫺星門而暫憩兮就小陳帳而退息餘誠歛而未舒兮猶兢兢而  
翼翼於是事畢功宏

法駕言旋

駐蹕乎

太和

端拱乎

乾清調黃鐘之律申賀至之儀書雲物之祥占風色之宜致八能之士紀初陽之時天闢決兮地垠開澤雲遊兮壽星輝赤雀翔兮蒼鳥舞雕題貢兮黑齒來慶厚貺兮駢轅仰

郵治兮垂衣

皇上方憺乎無我泊乎自持御越裳之貢雉兮陋甘泉之產芝承列聖之

謨訓兮登圓宇於春臺合萬國之懽心兮永

昭事而無違豈與夫竹官望拜汾陰文鼎飾殊祥之應侈遠蹕之規云爾哉謹作頌曰崇崇

圓丘巋巋摧嵬紛龐鴻兮

上天之緯呼吸闐闐潛感通兮猗歟

聖朝

高帝拓迹

膺景命兮我

皇穆穆

肇祀

配天際隆盛兮徘徊迟迟辰光燭耀欣來格兮陽蔭敷瑞我

皇室永無極兮

擬楊盈川渾天賦

客有爲宣夜之學者詣太史令而問曰蓋聞蟠天際地元氣爲舟  
天不可以常度測地不可以計里求仰望則蒼蒼而無質旁視則



曠曠而難周兩曜一晦而一明皆化機之鼓盪衆星忽隱而忽見  
如水面之浮漚故祖其說者虛喜有安天之論傳其學者殷代有  
成憲之留信談天之圭槩非捫籥所能侔言未既有起而笑之者  
曰子第知天爲積氣而亦聞蓋天之說乎夫天中高而外隕南高  
而北下覆笠寫其形元石補其罅星辰則邊行而象回旋日月相  
隱蔽以爲晝夜青赤爲表丹黃爲裏所以定天地之位西方夜半  
東方日中所以成四時之化此周髀之術爲獨精豈宣夜之書可  
匹亞太史公憮然有問喟然而歎曰痛乎俗學之錮人也言宣夜  
者辰次何以宿離而不忒言蓋天者昏曉何以遠近而皆同七曜  
苟浮於空虛步算之書何以作四極旣各爲分判推測之法何以  
通昔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請爲二客陳渾天之義以排難而  
折中原夫太極剖判造化權輿地若雞黃之中處天若轉圓之疾

趨其括乎坤軸也十有九萬三千里而廣其周乎乾象也三百六十有五度而餘夜光受日之明也故景有望弦之別列宿隨天而轉也故名有經緯之殊明置閏之故則氣盈之奇數適合於朔虛知歲差之理則月令之中星無異於虞書吳穹垂象聖人則之頒朔授政效崇法卑立機衡之儀器表貞恒之範圍萬物之精在天而成象九州之界分野而專司觀暈蝕贏縮之徵則懼而修省驗分至啟閉之節乃敬以授時大矣哉渾天之爲用也可以窮事變與物理測乾端與坤倪天有北辰端居帝所太乙之精天樞之序共衆星而獨尊宗羣動而爲主紫微大帝之庭太微諸侯之府下臨天市之垣迺與上元爲伍治政事者九卿贊謨明者四輔天槍天棊備變於非常左樞右樞謹守於外戶斗爲帝車運乎中央魁曰璇璣柄曰瑤光分主七國臨制四鄉牢理懲其後輔弼翊其旁

下繫元戈之星而義則貴斷前近文昌之座而形如戴篋指兩辰  
而知閏月筦六律則有開陽是爲天之喉舌異乎南斗之挹酒漿  
東方七宿其神蒼帝天行始氏后妃之位角爲龍首房爲天駟箕  
尾良臣之所騎亢心中道之所次招搖主乎外兵鉤鈐謹其鍵閉  
南征北討騎將軍足備折衝東熟西饑農丈人專司穡事北方七  
宿元武稱尊維南有斗律歷之原牛女農桑之象虛危禍福之門  
東壁圖書之所聚營室清廟之所存騰蛇匿影而潛伏天狗防姦  
而暗躡天壘十三星候邊庭之興廢諸侯十二國爲天子之屏藩  
西方則參爲虎身觜爲虎口奎爲溝瀆之形胃爲藏穀之藪罕車  
好雨月離則慮其滂沱旄頭主兵星動則防夫戎醜婁宿之司聚  
衆是取芻藁居天苑之西倉庾繼天囷之後閣道臨於附路所以  
備宸遊卷舌近於天譏所以昭瓶守南方則鬼主祠事井稱水衡

柳爲鳥頸之次翼有鴉尾之名觴遠客者六張主急事者七星仰  
觀象於軫宿制車輪而利征旁列五侯師友公卿之任橫分四漕  
江淮河濟之精翼翼軍門壯威於天府盈盈積水橫絕於雲程迺  
有黃河之源金精之氣委蛇帶天浩淼絡地案戶紀夏正之祥爲  
章考鄭箋之義橋填烏鵲天孫以之啟行石贈支機漢使於焉表  
異謂與海兮通流仰如繩兮呈瑞日也者陽德之母掌賞之方騏  
驎協步踐烏歛陽羲和馭輪鬱儀耀芒高脊下春紀辰中之候上  
道次道應井平之祥孽成黑而尙成青推乎三統之始百里品而  
千里表審乎晷景之詳月也者衆陰之宗水氣所積弦爲繩墨望  
成君德九軌循行三讓成魄後天十三度而有奇周圍三千里而  
同色受日光而輪滿蔽闇虛而影蝕終歲不暈則天下偃兵兩弦  
合精則乾坤成易故王者姊事以盡其誠而后妃伐鼓以救其失

五緯之行鎮星最遲熒惑執法辰星正時太白先日日出而啟明重  
華應太歲而左移五星同色百姓阜熙順則進而疾逆則退而稽  
積東方者利中國積西方者利外夷或聚於東井之次或遊於河  
雒之湄至德之盛聿著連珠之瑞盈縮或失乃有降精之期觀懸  
象之著明仰三光之燦列宣大塊之文章定天下之凶吉同姓爲  
日異姓爲月用以辨諸侯之等威王省維歲庶民惟星用以察國  
冢之治忽然後潤之以甘雨煦之以和風蒸雲而鬱霧閃電而嘘  
虹或露零而霜白或冰壯而雪封或怒雷殷乎百里或晴霞舒乎  
半空皆五氣之所散生百物而爲功倏千變與萬化司橐籥於天  
工乃有冠日含朶景老摘曜甘露夜零協風時告兩珥三珥表其  
符似煙非煙騰其耀文昌之氣如珠含譽之光若埽斯聖世之休  
徵曰太和所感召若夫星有彗孛月有爪牙白虹貫日黑風簸沙

旬始如伏盤柱矢如行蛇六鷁退飛之異十鳥並出之瑕斯變象  
以垂警賴修德以辟邪粵若宓犧之剏渾儀羲和之定厯象巫咸  
甘石之傳落下鮮于之掌景伯黃道之加平子動儀之昉雖貯器  
而殊形皆極思而眇想垂古今之彝憲擬化工之浩蕩徒觀其制  
器尙象俯察仰觀形如欹案體本彈丸飾以明珠之的磔橫以玉  
簫之斑斕任推移於激水筦樞紐於連環貫天經於玉軸跨地平  
於銅盤粲乎三辰四遊之包絡爛然七衡六間之分端斂八柱於  
寸眸點萬象於九寰馳遙思於絲邈窮造化之機緘惟天爲大惟  
聖憲天天命悉歸於穆聖功妙合以自然化工無朕調語誰傳  
天何爲兮枉折海何事兮石填后閔之母兮何化石於嵩嶽帝俊  
之妻兮何浴日於甘泉蜉蝣之掘閭兮倏生死於朝暮大椿之輪  
困兮占春秋之八千鈞靈盜而知龍伯之人巨爭蝸角而有蠻觸

之氣連徒怪奇之錯出轉神化之難宜皋陶之邁種也祀斬於蓼  
六周家之累仁也勢弱於東遷鄒魯之絕學也而轍環終老顏跖  
之異趣也而貧富相懸伯道篤於友愛也終焉無子敬通蘊其才  
華也罷而歸田仰大造兮渾渾惟日稷兮乾乾苟計較於銖寸終  
滯迹於蹠筌諒乎哉天道不言而成化且息井蛙之聚訟而隨磨  
蟻爲轉旋

七夕賦

若有人兮河之湄眇含睇兮愴忘歸雲錦兮霞帷燦星佩兮陸離  
媵私語兮靈匹續墜歡兮星如迺徘徊兮極浦曰黃昏兮爲期日  
吉兮辰良遲河鼓兮遙相望流雲淡兮欲暮風嫋嫋兮始涼折疏  
麻兮召余鸞飛飛兮告余以就行感闕絕兮終古夕與節兮徬徨  
澌流兮瀾瀾君誰須兮水裔梁髡鵲兮使汝策癡龍兮濡余軌

紛雨淚兮游漫爛霞裳兮曼靡悲莫悲兮離別多怨莫怨兮隔層  
波歡樂兮苦短良會兮易過蹇誰留兮靈瑣催曙色兮織阿天上  
兮幽盟感兒女兮癡情燭華兮藥藥延竝兮雲駉望夫君兮天涯  
長太息兮空庭今夕兮何夕夜皎皎兮旣明蕩子兮歸來證誓盟  
兮雙星

擬庾義城賀平鄴都表

臣聞鍊石搏土以還神靈代出結繩儷皮而後姓妣聿興雖復改  
正朔以承天易服色以矩地至於運籌帷幄戰勝廟堂雲霓拯乎  
民艱弧矢威乎天下蓋靡得而闕也伏惟陛下躬膺圖籙首戴干  
戈握機著式句陳名壘珠鈴獨運匪藉尙父之六韜金鼓親操時  
布軒轅之八陳是以神機所照魑魅莫遯其形殊威所懾雷霆靡  
喻其捷竊聞鞏洛井蛙幽燕窟免子嬰繫組已降軹道之旁成湯



俘玉遂屋莫都之社夜卽自大終歸版籍偏陽負固頓失金湯歡  
怵難名鋪張奚罄夫蒼姬之誓毋野尙勞八百諸侯元扈之滅蚩  
尤且須七十餘戰未有勢等疾雷師如時雨操九地九天之算伸  
百戰百勝之威亭毒八荒盧牟六合璿臺用享惟餘有扈不朝西  
域旣開足使匈奴斷右彼巴蜀闕徑馳檄詰難洛陽謁陵奉表稱  
述方斯盛烈尠得而稱矣雖復武成奏樂未象崇隆燕然勒銘孰  
云績飾南粵繫頸武皇慰文祖之心呼韓稽顙宣帝雪先朝之恥  
繼志述事豈不懿與方今秦法已除漢儀頓復靈臺偃伯喬嶽囊  
弓歌常武之詩獻維清之頌於鏐哉誠哲后之上儀實昊穹之迺  
眷也政須克商而後通道於九夷八蠻紀禹之功敷教於東漸西  
被然後徵瓊茅薦珍楨鐫德儷遠鏤迹燻今升中成禮昭示無極  
陪臣濫叨寵賁待罪東都不獲瞻奉聖顏藉觀慶典不勝鳧藻勝

躍之至謹遣主簿某奉表以聞

擬徐建昌奉使鄴都上梁元帝表

臣聞黔黎無主熏丹穴以求君謳訟羣趨錫元圭而纂結圖籙膺  
乎景命干羽格乎頑苗而文教或宣武功靡著若夫患除封豕夏  
祀重延寇殲銅馬漢儀頓復雖遭家之不造實慝數之有歸匪惟  
雅懷揖讓志存高蹈已也伏惟陛下降神應於嵩嶽至孝格於昊  
穹電繞斗樞符葆載震星流華渚女節徵祥瑞獻鈞璜早識岐周  
之主命歸當璧適居荆郢之墟至如祇承文命之意濬喆重華之  
德固以平章百姓儀型萬邦同德同心聿宣懋績以賢以長豈遠  
羣議納大麓而陟位乘飛龍而御天斯誠喆后之茂矩也自天降  
喪亂患興肘腋城狐竊據伏鼈妖纏天驕肆虐爰受白登之辱地  
維解紐致興丹浦之師泣血枕戈撫膺投袂攀龍髯而增慟射狼

角以張弧宣王中興乃正淮夷之罪姬旦輔政先嚴管蔡之誅振  
毋野之熊羆戰蚩尤之虎豹屯軍灞上前驅先入關中應兵鉅鹿  
諸侯觀於壁上逆黨歸罪元惡殄夷戈椿長狄之喉庫藏巨君之  
首社稷有王鐘簾不移日仄再中天傾重補自登櫟椽蠡之世鴟  
居穀飲以來龍圖負河鼈足奠極有熊纂統尙勞轡野之師顛頊  
除虐亦有觸山之務獾狁薄伐出車六月鬼方告克頓兵三年未  
有震雷霆之威挾風雨之勢生靈拯濟宗祏奠安如當今之盛者  
也於是乾符煥發信星昭見坤靈修貢醴泉湧流郁郁紛紛騰若  
烟之彩蔥蔥鬱鬱符佳氣之占重以東漸西被陸駕水慄黃羗狎  
至白雉游登鱗集仰流臂交請事明王者之無外依漢使以如天  
其金繩玉檢穆屬也如彼其櫛風沐雨偉烈也如此久應誕承篤  
祐俯順輿情鼎命躬凝乾元首出且宣皇諸子瑯琊僅存高祖五

王代邸居長立功立德僉云宜總朕師喪君有君是謂克符前詰  
箕陰高謝今豈其時去月二十日具官某等至鄴伏承聖懷謙抑  
固讓卽真或以金陵爲王氣所鍾郢中非駢蹕之地俟臺城旋駕  
始承天庥愚謂天乙應金而王仍居毫邑盤庚避水而去遂徙殷  
民史誌東遷亦纘鎬京舊服業興南頓豈承渭水遺基何必謀遜  
去幽悲深過沛翹瞻虎踞始建鴻都抑又聞之不失舊物祀夏所  
以配天受茲介福宗文所以享帝今烏流瑞錫麟鼓聲沈權火之  
燄闇而不彰貍瘞之儀墜而不補不亦慙乎伏願答昊穹之眷拯  
黔黎之生豈可節效延陵更讓諸樊嗣位勲高光武反令更始爲  
君昔莊舄作吟思楚不改鍾儀被縶率晉求成況臣等親奉簡書  
藉通鄰好踐盟北境滯迹西園穆叔葺垣子卿持節懷歸有志蓬  
尙飄風音問雖懸葵知向日但時乖命舛身羈異壤感聲教之遠

訖思瞻仰而何從漢闕長違莫望宋昌之驂乘并州雪涕竊因溫嶠以馳箋

擬邵陵王綸與湘東王繹書

伏以先朝孝治光被海宇友于之道施於有政國步雖蹙典則未墜惟余與爾猷聞懿言宜共戮力勉成先志況和氣集祐戾氣召災屬在屏藩庶申斯旨八王構難卒傾晉祚殷鑒不遠弟宜深悉豈可循茲覆轍芟翦本枝日者聞舉專情違訓藉啟兵端眷言楚服遠成戰地方等身膏原野慘罹鋒鏑猶子之誼痛悼厥心州境遼遠鱗潛羽闊羸得大旨未喻其詳逮踐此藩始知端緒悉由舉轉運多愆秦羅晉閉違弟教訓速致與戎譽有共事之心昧全局之算志存禦侮釁起鬪牆手足相殘其然豆泣揆諸時勢能不愴懷方今海水羣飛穹儀匿曜凡有血氣痛心疾首況君父之讐義

不戴天臣子之責坐不安席余與爾昆季在外三人坐視顛沛幾  
希禽獸便當卧薪圖報擊楫誓師聯屬肘腋互爲犄角一心協力  
宏濟艱難區區私憤聊置度外若復遲子小忿忘國大難梟獍未  
除推刃同氣忍踣跡之辱遂報復之私弟實快心余益增悼儻謂  
譽弄兵罪在不赦弟更搆怨豈日無辜情恕理遣前哲明訓幸許  
其自艾和以集事夫邊亂除暴迺稱武略泣血復讎斯名義舉至  
於骨肉靡得稱戈勝則不武敗更貽患弟之此舉失計多矣侯景  
煽虐逆燄方張江外晏然不敢正視彼豈震我兵威哉正謂宗藩  
密布犬牙相錯譬使指効猝難蕩搖若本實先撥藩籬自撤便是  
導其先路代彼驅除鵠蚌紛爭漁者乘後賊黨聞之豈不齒冷且  
莊鐵小豎竊據豫章荆南一區適阨衝要今頓兵湘峽城守必疏  
脫有不虞便須遣旅是江表全境悉起戈矛侯景猝然乘釁沂流

進取腹背潰爛何以堪之弟今急圍長沙雍川困懼鋌鹿走險急  
不擇音必將求援拓跋互聯聲勢邊釁外啟蠹賊內訌跋胡囊尾  
進退維谷興言及此殊覺寒心吾於茲事匪云卓誠正復博稽衆  
議順採輿情咸謂過舉故耳自先皇帝臨御以來化洽飛翔恩淪  
泉壤雖丁陽九未極顛覆賊景肆虐塗炭黔黎蓋臣志士常思報  
效拔劍起舞投袂勤王嗚嗚嚮望已非一日弟沈明內斷武算緯  
世義旗首舉朝野必靡然相從淨埽機槍奠安宗祏晉鄭夾輔鎬  
京是依余也不才惟弟是望豈得謝斯令舉叢彼厚謗所陳禍福  
近在眉睫不待智者始悉端倪人非木石可無詳察吾所以不憚  
跋涉自東川來者正謂荆郢諸藩地據建瓴勢如碁布同心同德  
易集大勲迺復鞠窮枉呼飛輓靡繼師徒罷傲兵氣不揚使景得  
社鼠跳梁轍魚吐沫怨恥未雪慙慙無地計長沙倉粟足支數年

四郊多勦末由饋餽汎舟有役東道未通今衆口嗷嗷難淹晷刻  
若連兵不解羣情冰渙事機一去嗟何及矣必希令弟統籌大勢  
頓卻宿嫌返瀟湘之旆敦親睦之誼俾其委輸接濟壯我軍威庶  
殲夷醜類援拯陷溺磐石永奠羲馭再中功烈首推舍弟奚屬吾  
才薄力微愧無遠志藉誓令弟少述見聞情急語促私衷靡罄幸  
繹斯旨願采納焉

張明齋將軍五十壽序代

六筐戴斗文昌運上將之垣八柱承穹西極當崑崙之脊

國家靈擊電掃日晶月明西髓剛戎南腦勁粵一時鏤鼎銘鐘之  
佐麾城擗邑之兵盛烈躒乎雲臺威稜愴乎月窟若乃吉甫才兼  
文武小范胷有甲兵絳灌能文下馬而書露布鄭常都護挂弓而  
定天山



中朝倚若長城鄰封隱然敵國勳績之盛曠古邈儔而况偉略  
說十載神交之契百年鼎鬪五旬眉壽之初如我朗齋將軍者可  
無綉齒緝福之祠以志嶽降嵩生之慶也乎將軍黃齒誕雲赤文  
候日受風后之金法鈞礮溪之玉璜鄧禹恥其笑人太阿引爲知  
已投袂而起枕戈擊楫之心捧檄而行保障繭絲之任斯時也蒼  
鵝地裂青犢雲屯江淮之東道未通申息之北門不啟董逃有曲  
墨守無書將軍慷慨登陣料量應敵闔扉以土解帶爲城蘭石渠  
谷之防翔旂雲輅之拒朱序之城西北亞夫之壁東南扇蓋不持  
投醪而堅衆志梯衝自舞吹笳而散重圍卒使絲號獲嘉地名回  
洛德安守城之錄諸將以爲前模蔡州破賊之師常侍更穢遺孽  
此其忠勇之奮發也夫紆組影纓之士任以鬪將而技窮龍驤麟  
振之名寄諸豎儒而色振蓋負重者易蹶遷地者弗良稷嗣君空

製短衣管城子安能食肉將軍祕算雲回神機雷動曳落河之隊  
勳拔都魯之名豪積甲山齊取印斗大數中與之方伯荀羨獨在  
少年乞終制於廬山鄂侯因之去職

天子知其才之未竟用也重念其志之難回也爰解文資俾膺闔  
任元戎授鉞頓新故壘之旌旗國士登壇驚絕舊時之部曲蟻蝨  
生乎甲冑貂蟬出乎兜鍪約陶侃而勤王殄蚩尤於中冀鐘簾如  
故七鬯不驚遂衣來歙以襜褕寵杜詩以檠戟緹幢羽葆羣瞻節  
鎮之威儀龍戶馬人喁望樓船之戈甲此其遭際之殊異也雍州  
之域實維天府上腴蔥嶺以東古謂匈奴右臂天方扇其毒燄海  
水燭其羣飛將軍元鉞宣風朱旗絳日鑿臯蘭下出玉門西涼州  
之大馬橫行渤海之飛鳶欲墮八戰入克吐蕃持銀鵠而奔三絕  
三通弄讚鑄金鵝以獻龍沙拭劍烏壘銷鋒築受降城拜武功爵

古之人勒銘碎葉馳傳樓蘭子公之斬郅支貳師之誅毋鼓擊之於君蓋其小小者耳且夫匈奴豈能僂漢而龜錯建輪聚之謀先零何足勞兵而充國上屯田之奏良以慮周於未雨功軼於貪天故闢渠犂而置田官中西域而立幕府使者假稻都尉宜禾徙戍已之邊防增庚戌之土斷將使尉頭而外列於九州者舌以南分爲一道令漢家長無北念望中國以爲仙宸頡利成擒致穀者功歸張儉屠者鎮撫就屯者官始伊循此其韜略之宏深也然或士安閱史靡識撝犁斛律學書先觀屋極景宗但諧競病王平惟記姓名則武達未必文通挽弓何如識字將軍手爲天馬吼學靈鑿鏃歌朱鷺之詞樂府黃塵之曲盾鼻磨墨釵股作書關樹隴雲齊入詩囊之選怒猊渴驥雄張筆陣之圖古雪浣其靈襟邊沙盪其逸氣九秋獵罷倚鞍和勅勒之歌一品集成開卷半籌邊之策庾

武昌之高致月夜南樓鍾記室之品詩清晨隴首此其文采之襟

著也今者玉桴金鐸建牙溫宿之中

阿克蘇古溫宿地公駐節於此

沙度繩行樹

頷輪奐之下依班超爲父母仰新息爲天人豐州叱梅錄而先驚  
遂使過魏公而自戡卿如秋月光臨塞而逾清

帝有景風恩自天而倍渥隴右萬里斗南一人蓋西鎮山川之要  
惟唐休璟能詳北門筦鑰之司匪寇萊公莫任者矣德配蒯夫人

鼎門儼社肖葉標華鏤樹雖榮而手治姜續笄珈靡貴而心軫裴

藜誠女而著閨箴弄瓢示弱佐夫而立軍府織簿忘劬嫠媼記其

姑恩臧甬守其儻約斯則我黻子佩嘉耦曰妃金齒鐵牙宜家爲

壽昭陽紀歲曰艾齊年媵爵者鳧趨蜚觚者鱗萃萬釘寶帶隨玉

吐鶻以榮頌百保鮮卑酌金留犁而弁獻玳筵錦畫珠履壓霄某

駿伏頻年鷹揚遙企欲借祁連之石爲衛霍書勲還將勺漏之砂

爲劉樊介祉所願崇墉仡仡黃髮番番軍前之大樹春濃天際之  
冰桃歲熟愧無鉅手頌營平閣上之圖更待期頤習羅結城中之  
酒

楊鷲谷先生六十壽叙

台嶽萬八千丈作鎮會稽興公之所藻績應真之所窟宅芝鬱三  
秀琪垂萬珠土產其間英時絕特龐竺純固仁者所樂龍蹲聿闢  
其符列僊之儒鶴壽莫知其紀吾友定專翰林擣嚙道真涵泳聖  
涯旭厯銳銀鍍而弗舍青紫芥拾文采葩流迹其淵源所漸蓋亦  
鯉趨之效哉尊甫鷲谷先生幼而愉定長益醇粹桑梓門子白華  
絳跗之詩媿媿婉容春暉草心之報媚學彌旨味古得歟讀書雁  
宕山中古雪浣其靈襟飛瀑盪其逸氣振筆無滯文戰有聲爲儒  
林丈人署諸生祭酒而槐黃屢踏紅白雉拋千金之幣匪享而自

珍徑寸之珠或投而按劍無子羽之頭責有顏生之坐忘意行似  
天蓋泊如也既以定專獲解遂絕意進取少遊之願善稱於其鄉  
鄭公所居盜過而輒拜茶鴉應誠封豕磨牙裘甫踞於浙東孫恩  
竄於海曲探赤丸而相斫打草穀而冥撥先生鳩集社兵過其壽  
餽軌長里司之制萌石渠答之防曳落河之少年黑雲都之勁隊  
九攻九拒吹笳而散重圍八戰八克制槩而撻堅甲

王師援浙道出赤城用軍典法督其渠率蜚輓旁午徵發不時先  
生豪盈髮虛機牙洞瞞雷動風翔咄嗟立辦糗糧屏屢罔闕於供  
一紙之書或賢於從事百函之答無廢乎酬賓至如壽昌之矧常  
平介甫之興保甲鄭渾之禁去子史起之濬支渠靡不鉤隱鉅銖  
銀手如斷郡將才之將薦虞詡爲朝歌舉宓生於單父先生不以  
屑意也老氏上善利而不爭王晞好官思之爛熟百里之長豈逮

六行之師爾絲之任曷若藻芹之化鄭虔三絕而竟就廣文鄧禹  
通才而甘居文學辭隆從嶽潔操著焉夫華言風語命曰墨尿之  
民人滿天概命曰倚魁之行先生經爲人師動爲儀表岑鼎可爲  
約劑壺土可爲七資待舉火者百家同饑寒者九族台學宗派俶  
肇二徐君實服其神清安定授之師說祁祁生徒炳於宋史歲歷  
絲暖流芬漸沫卮辭漫漶大道荆芴先生以爲一閩之市必立之  
平十室之邑必有好學新廟翼翼俎豆莘莘規闕精廬旁招都講  
將使經義治事兩齋復其遺規晝子夜集四部通其要略泊縮符  
梅讀振鐸嚴陵踵伯恭之前徵拓屏山之講席學規鹿洞昌裔以  
之化民開除廡舍賈洪於焉親授續之雅尙未許馬隊爲鄰伯起  
清操遂有鱣銜飛集元亭載酒進之而問奇博士分羊晷之而取  
瘦芻芻如畏縣縣若存與併史度潔將僞佞挈算也已德配方宜

人端操有蹤善心爲竊先生性寬厚宜人佐之以慈和先生志恢  
闕宜人濟之以慎密孟舉其案冀敬如賓信譽論之偉坊抑閹閹  
之良匹倉龍集於汴洽日馭蹕於壽星於是先生年六十宜人則  
又軼其三矣定勇方禁近迴翔懷歸靡鹽將致如同之頌少抒望  
雲之思一新同官爲僚合志曰友庭誥互讀愔史共詳敬藉引隳  
以侑康爵斑衣而舞相期烏返哺之時紫裘而前爲奏鶴南飛之  
曲

與家雲卿書

雲卿足下自睽謦欬裘葛更嬾義馭南軌酷吏虐人流金鏐石彌  
復可畏思子不見我勞如何樓臺近水暑氣薰蒸赤日卓午揮汗  
成雨牆西敗草積逾尋丈細蚊如織時來囓人轟轟晴雷輒擾清  
夢時雨淩厲陰晴變幻感此涼燠易致違和雖復努力餐飯加意



維持而元談之眉頭不伸東陽之帶圍已減枚七起病適對曲江  
之濤杜詩驅瘧時展浣花之集西湖風景近非昔比攘剔鋪績漸  
復曩勝迴廊曲繞閒以傑閣池隙小露補種晚荷輕颺送香襲人  
襟袖六月既望天竺香會較盛昔時士女頒斌兼卜晝夜金吾弛  
禁城闕洞開畫船簫鼓因風振響租瓜皮之小艇駕沙棠之文楫  
宿鷺翹翅盪成圓渦老蟾淪波漾此晴彩明漪絕底游泳自如斜  
雞頭之菱擧雉尾之茶興之所至親理短棹薄助行舟勢疾於梭  
倏忽就岸遠聞茅店荒雞嗑嗑俯視蔓草零露泥泥黑甜一枕駒  
聲四起夢鹿纒醒織烏西飛沈李浮瓜藉消宿渴東坡說鬼恣其  
諧謔徐邈評酒別以聖賢僕指生平此樂何極足下儻能從我遊  
乎秋風甚厲強飯為佳儻遇鴻便報余瓊玖諸惟珍重率啟不宣

與樓芸臬文書

都門判袂忽忽半載絺繻更御凜寒砭人羈禽警旦悴葉號夜環  
砌跼步旅懷悵觸萬感在抱沈鬱彌襟伏惟丈人眷戀庭闈願弄  
稚子孝乎惟孝言笑晏晏骨肉之樂踰越等倫七月既望得書暨  
小詞仲紙疾讀馳芳驚藻結洛浦之新佩續章臺之墜歡通倪風  
裁便娟逸思感均漱玉足移我情外附尺書中緘錦字綢繆鈴尾  
珍珠題縫上言長憶下勸加餐使鷓鴣以爲媒託微波以通慄沈  
浮之罪吾知免夫抑有下枕請畢其說夫巫山在縹緲之際華鬢  
近離恨之天我輩清狂逢場作戲王昌開卷豈有法秀之訶閑情  
一賦詎曰泉明之玷必欲贈我琅玕置君懷袖彼已作蕭郎路人  
之想此猶堅徵生抱柱之信是生綺障類曰情癡繭縛春蠶徒自  
苦耳別後卅月益復無聊閉戶自精陳經而拜迺復目眩五色神  
疲三篋凡鄭孔之箋疏馬班之同異曹劉之贈答徐庾之駢偶周

洪之說部姜史之倚聲靡不鱗鱗麇集獵采漁豔神役於此則志  
紛於彼理析於微則詞窘於口嗟乎此楚壘所以致惜於往日尼  
父所以與歎於假年也洛下風會競驚浮華觀而相知望塵却拜  
稟質迂滯不嫻酬應季裘未做禰刺已滅雖免忤物之議終乏媚  
俗之骨人訕鬼笑絲染路歧嗟乎享鷄鵠以鐘鼓被犧牛以文繡  
舉止羞跽宜少坦途矣夢溪但化輿輓還鄉歎逝之文虛傳乎後  
死寡婦之賦哀動乎行路上綿若敖之祀下慰伯道之魂尙冀故  
人善爲區畫嗟嗟出則聯騎入則殊途泉臺一閉餘痛軫結素旌  
若歸乞爲我以斗酒隻雞酌之也隙駒易邁槐黃又踏僕夫整駕  
惠然肯來息壤在彼埽榻以俟東風解凍雙鯉能通儻惠德音毋  
任欽遲

夏初獲奉尺一暨餅金車裘之願深慙乎絲力信宿之諾靡阻於山川曾是寥寥猶勞遠遞微生抱柱之信仲山投錢之潔方諸載詰吾見其人僕與閣下初無撫塵之好半刺之過李君一言交如舊雨揚摧今古振發蒙滯琚談載飛騰爵無算適會閣下復理南轅僕亦授餐覩顏北座君探天台之藥我索長安之米明明如月弔其淒影浩浩者水鑒此素心鱗潛羽濶疾用疾首而閣下瑤華遠賈期許良殷譽符拔爲麒麟飾募鹽以倩盼發函伸紙惶汗無地僕於學問本尠師承鯉趨所聞未遑卒業弱旣好弄長丁冠亂毛詩代燭魯論熟火先世遺籍幾燼秦燔發篋而觀帆如隔世性耽琢刻結習未除二三知己癖同痴嗜麟植遂耀鬪技易罄弱冠而後稍研經史涉獵未徧坐忘已多少壯如斯沒世奚望不朽盛業非所聞也比來京師楛於帖括茲事便廢五陵豪貴車如流水

馬如游龍草莽之臣蝨乎其間裘敝履穿嗒焉喪偶秉質闇昧不  
媿酬接子敬之詣謝傅并寒暄而寡聞中散之對鎮西踞鍛竈而  
不答匪云傲物吾行吾素軒懸之樂徒駭乎爰居蔽冕之華匪適  
乎裸壤閣下視僕其尙能奮南溟之翻蜚日下之聲者哉閣下好  
古深思當時無輩奴僕騷楚啟夕秀於湘纍膏育墨守紹微言於  
學海君治公  
羊家言名山千古舍君其誰吾斯未信瞠乎後矣菴客劬學  
不減昔時數米而炊閒曹恒况文園宿疾比幸漸除時相過從足  
慰岑寂畿輔告災瓠子未塞哀菽澤雁腹疾河魚陽侯不仁良用  
浩歎雜書所得藉報瓊章自餘細事不一也幸勛光彩時惠德  
音南鴻朔翔毋闕金玉

復胡月樵觀祭書

南至日伏奉手畢獎借逾恒伸紙循誦愼墨無似一新秉質區露

未學溝猶辨鼯鼠而對窮問天雞而識儻薄嗜蟲瑑叢譏麟援摯  
韻用覆享帚自珍恩身人海益少諧際引太阿爲知己任鄧禹之  
笑人殘客對而慙顏好官思之爛熟虞翻骨相亮無當於公卿股

浩虛聲豈合譚夫經濟而執事諺迴塵賞飾以華譽誤符拔爲養

綏廁欽鴉於賀世是使方歎過野鴛鴦狼矯首離子督墨榜散呈材

雖愛人以德之盛心要非鯢生所敢當也私念吾郡勝流輩出駱

丞

賓王帝京之篇舒尉

元與

牡丹之賦徐侍郎

安貞

之遺製馮散

騎

富

之瓊辭並蜚譽李唐爭輝寶婺天水南渡人材彌劭過江之

彥寓公之賢劍氣耀於一州德星聚於百里自東萊倡道北山開

統人倫模楷經學大師後進挹其餘波魁士掇其緒論元興宋蹶

質往文來雖性道精微稍遜於曩喆而篇章述作羣奉爲詞宗延

祐至元之間天下言文章者未之或先也方

韶卿

吳

立夫

黃

晉卿

佩弦齋駢文存

三

葆真齋藏板

柳道傳

戴九靈

王子充

諸公長離去而宛虹來若木淪而望舒曜

歲歷繇暖流芬未沫青蘿遺老

宋潛溪

遂以文學弁冕勝朝方其

盛時人握蛇珠家懷荆璧儒林接軫文苑聯轡煙墨驅使膏馥沾

丐

四庫著錄幾贏三百掣經續輯又得數家自餘斷壁零璣逸篇墜  
簡或私家纂載未入中經之簿錄或羽陵蠹蝕已同酒誥之俄空  
凡此嘔心更難僂指而郡志漏略靡所取材藝文一篇體例踳駁  
不聞件系總目惟事毛舉外篇分別部居之指展卷而闕如流連  
光景之詞累牘而未已重性地謬疑誤後生走不自量竊欲排比  
舊聞網羅散失踵班史藝文之例條其家法仿竹垞經義之攷覈  
共存亡匪云掎摭利病實乃補苴罅漏敬鄉之錄或有愆於禮部  
讀書之志庶竊比於郡齋顧楛於俗學未遑卒業茲事體大要非

鍛歲鍊月未易藉手也執事棲志家術覃思典墳南面百城挂腹  
千卷毛琴川之鐫祕笈陶南村之輯說鄒敬彼梓桑壽諸梨棗訂  
趙肖之設臣向瘁其編摩敘長短之書子固肆其文筆信足津逮  
來哲闡繹前徽未審鴻編何時斷手如使蘭臺真本或見餉於蕭  
琛西州漆書計分貽於張竦心乎愛矣德莫厚焉更有請者尊齋  
緋褰富百曹倉鑒別之餘定饒善本或有鄉先正遺籍溢於

四庫外者第其篇目撮其指要命寫官以分錄附瑤華而遠馳則  
乞漿得酒恍經借讀於春明按圖索駿更冀徐充於篋衍貺我七  
錄報公一瓚亦勝引所心期雅材所首肯者乎山川餘邈延企爲  
勞薊北霞飛難鼓剡溪之楫江南草長望裁希範之書垂詢諸目  
具詳別紙統蘄裁鑒率啟不宣

王母鮑太夫人詠



佩弦齋駢文存

三

葆真堂藏板

歲在敦牂月維畢病長沙王益吾先生陪祀

東陵行二日而太夫人疾作間耗過歸未旬遽卒嗚呼哀哉樹靈  
委華匪莪輟讀王事靡盬鬼伯何促嗚呼哀哉太夫人家承顏訓  
幼嫻班誡窈窕而兼德象帛拜而代香纓年十九歸贈公逮事重  
閨能諳食性潔蠲概散煩攔絺綌和蚤唼而絡緯先雞鳴而總笄  
翬翬焉愉愉焉玉綴照于中閨蘭熏扇于嫺郇矣贈公旣傾乾蔭  
重罹困厄紘干之雀懼凍殺而分飛城上之烏獨舉述而告瘁太  
夫人數米而爨量腹而食勸威姑以加飯伴稚子以恒飢團團初  
日影照於藉盤刁刁朔風威侵乎葛帳龜手之勞畢萃牛衣之泣  
靡聞食貧而旨媚學相助蓋惻惻如也吳宮靡枕漂搖其室屢丁祝  
予之戚遂遘未亡之災蕘橘手調慟絕徐家之新婦植梨踵武僅  
賴謝氏之孤兒蓋太夫人舉丈夫子四今獨先生存耳嗟乎回黃

轉綠枯苑之遇奚常叩宮彈微甘苦之懷自喻去角而予齒前沈  
而後揚清陽之運不綦然與逮先生入承明教胄子歛笙詩而聲  
膳被宮錦而戲綵太夫人佩其象掃言分九樹之華撤其瓊瑱以  
瞻六嫔之急敬姜闔戶每學于先姑少君提甕詎忘乎前事何悟  
鼎養方遂恆幹不居寒泉咽流悲谷淪曜歌虞殞而電逝鏘楚挽  
而風淒嗚呼哀哉三釜之祿反哺曾幾何時一溢之米銜恤迺無  
終極遂使悲隱之之慟鄰母感而輟餐聆皋魚之言弟子辭而歸  
養嗚呼哀哉一新隸充公之門下諭魏國之芳微敢述彙德之篇  
不辭誅長之僭昭我彤管表之素旂其詞曰猗嗟賢母女有士行  
淑質瓊粹沖懷淵映胡德之豐而壽之吝百年有窮令問靡竟竹  
筇遣戴椎髻儷梁姑恩製曲女憲補亡餅馨纍恥母兮徬徨約其  
口體以奉尊章孝乎維孝厥聲英英夫子人豪棲貧服道秘文怪

牒冥搜幽討佐讀以縑誰謂荼蓼豈伊匪艱榮名爲寶學之勤替  
家之息耗毋以瓌瓌而紛厥好顧謂兒曹書諸庭誥森森珠樹  
沒勸學僉曰苟龍條悲賈鵬拔心卷施斑涕慈竹偉節最怒阿龍  
故超豐玉荒穀爰玃于朝母也迺然秉心無竟鞠衣匪榮藜羹是  
軫能勤有繼懷哉先訓如何厚夜曾不淹旬悴葉號且淒花斷春  
無言怛化遽此歸真侮肩標擗遺愛在人嗚呼哀哉疇昔之年孫  
枝屢謝畫圖省識陔焉心寫庶幾媒祝永此弓冶素幘依然含節  
地下嗚呼哀哉先生舉子女數人皆寡太夫人望孫慕切嘗購得昭君抱子圖命先生題詩其上以見意我我  
大編慘慘靈輻昔也板輿今也總帷宵夢傲悅搯臂獻歛湘波嶽  
雲靈兮儻來嗚呼哀哉

祭崇義祠文

嗚呼殘屍馬革封疆思死事之臣直蓋犀軒國家重喪忠之典若

乃匹夫倡義烈士殉名藉衆志以成城僅仿十連之制拌餘生以  
殺賊未磨一命之榮羅輪遠痛乎國殤赴敵競歌乎虞殯禍斯酷  
矣報亦隆焉痛自刼換紅羊妖連青犢殺氣莽野屍陀積陵燄摩  
飛火宅之灰成鼓斷行人之迹匿叢箐而戢影捉徧迷藏打草穀  
以驚心搜窮窟室斯時也望

王師如時雨嗟怨氣以成虹兩河興歸宋之思三戶動亡秦之憤  
募李瑒鄉閭之勇調仁恭定勅之都兵寓於農制挺而撻堅甲古  
誰無死命將而繫凶門蓋已具含玉以前行聞鳴金而不返矣迨  
至赤眉餒熾黔首心孤盡角雲愁呼聲雷動三戰三北而壯志愈  
伸九距九攻而長圍漸迫雖丸泥自固先聲共懾乎鷓軍而壯士  
不還入穴轉傷於虎子或懸檣而碎首或伏炭而捐軀鶴唳聲哀  
盡沙却慘元纁新篋虛歸國子之元白草飛燐誰辨嶠函之骨叢

祠月黑山阿兩來莽莽平沙靈旗恍惚逸彼英爽陟降在茲今者  
芻豢機槍風清宙合殲遊魚於釜底歸戰馬於山陽

朝廷推做蓋之恩大吏重輶軒之採微績不湮於草野昭忠許入  
平崇祠在諸君取義捨生豈幸幽榮之錫而我輩同仇偕作敢忘  
保障之勞用是堂廡經營几筵肆設盃酒豚蹄之薦兩楹輦革之  
觀痛罹鋒鏑於寒原置之死地爲結淨緣於梵宇祝以生天觀近  
關關誼日吉而涓成望雲旗之來下嗚呼賦大招之幽魂兮歸來歎  
代舞之筵神具醉止他日編修青史待傳包疙疸之鄉兵此時淨  
掃黃巾莫作張睢陽之厲鬼靈其來格鑒此幽馨

順德龍令憲初渡 受業仁和王克誠覆校

佩弦齋詩存一卷

義烏 朱一新 鼎甫

詠南史新樂府

寄奴王者真不死，崛起田間作天子。平生結習尙未忘，土障麻繩  
戒奢靡。區區田舍公，得此已足稱豪雄。史臣贊歎子孫笑，殿名玉  
欄凌虛造。乃翁田具雖貽慙，虜奴肆詈尤難堪。玉燭殿

龍負舟師大禹元，嘉政理稱小浦修。文未暇且閱武，君王志封狼  
母。胥微礪一敗，江左墟佛狸。患與巫蠱俱可憐，龍負舟難免。蜃化  
珠。龍負舟

將刀來破腹，那生甯馨兒。病人本多鬼，官家避鬼胡。不知不見竹  
林堂，羣巫射鬼無已時。靡靡聲未奏，寂寂呼而走。此時官家亦與  
鬼爲鄰，不識巫還射鬼否。竹林堂

楊婆兒日禱求天位幸速賜免作籠中囚自從左右主帥見束縛  
不如市邊屠沽富兒百倍優佛言有福生皇家願佛早爲阿奴謀  
大家一旦得危疾楊婆此時功罕傳早晚卽天位急書報西州中  
央大喜字三十六字環四周輜轎車未出端門鞞鐸聲已喧樓頭  
恩恩便如此放鷹走馬無時休上庫五億萬視錢如視仇夙昔思  
汝一个不能得今日用汝快意不頗聞翁言阿奴須好作豈知覬  
覬早有西昌侯裸身壽昌殿戎服興光樓此時楊婆在何處便應  
禱佛消災尤吁嗟乎楊婆曷不禱佛消災尤

楊婆兒

闔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至尊衣鉢憑誰傳列肆尙憶  
華林園前景平後永元

闔武堂

涅槃經無遮會連理瑞枝生五色祥雲靄佛言須捨身方免衆生  
一切罪衆生不肥帝已瘦荷荷索蜜難入口大慈復大悲佞佛佛

知否平生奉贖億萬錢，悔不買蜜藏枕邊。此時口苦佛不情。

同秦詩

畢國王奈何帝，天子太無愁。江南竟輕棄，臨春閣上歌未闌。桃葉渡頭兵渡江，急封置牀下。叔寶無心肝，勸君且莫嘯。叔寶照鏡已

知頭頸好。

奈何帝

內庭宴扇障面，外家爲樂自多方。傭弱婦人殊罕見，當時一扇足

流傳。班姬製詠同稱賢，如何易世後。玉柄毛扇成微嫌。

扇障面

楊郎好莫見，苦大家爲郎歌。阿奴爲郎舞，山陰面首三十人。區區楊郎何足數，楊郎自昔愛風華。不見北朝亦歌楊白花。

楊郎好

身不識仲華，君無作才語。恨公不讀百卷書，淮南王傳竟未睹。吏

事縱精明，蔣山忽已傾。情哉三寸柑，不保七尺身。

三寸柑

急須一軍吏，公能自屈吾事。濟百函，裁尺牘，十人供飲餌，卻憶生

平胡。有此一斛檳榔尙難致，阿翁嗜檳榔。阿兒嗜瘡痂，南康國吏



佩弦齋詩存

遍流血記否阿翁乞食妻兄家

乞橫柳

可憐白浮鳩長城自壞將誰尤佛狸屯瓜步空憶檀江州嗟哉江  
州枉稱智先機不及一女子竟忘勲高道家忌嗟哉江州莫憤寬

謝徐久已歸黃泉公獨重生十一年

白浮鳩

上山去前齒下山去後齒性既慕幽棲躁進胡不已君家折屐有  
令名恨君徧遊山不及東山行

遊山晨

車中有七尺車前無八鬪丈夫寂寂果如此金印何時解穰侯須  
與釋服稱戎首公真誤我難垂救卿卽不吐言已累百歲母古來

作賊安能久

掘車壁

可憐石頭城袁粲死彥回生彥回矯矯多令名黃羅襪著便負盟  
國家不保保妻子念非蕭公不了此鬚髯空戟張何無丈夫意初

秋涼夕幾何時銀柱琵琶拜新賜

黃羅襪

蒼頭公真勇武蕭斌婦人何足數織當訪婢耕問奴黃頭小兒但  
知書下官雖耳學卻嗤此輩束高閣三望車願已償兩匹緝神暗  
傷暮年頗欲還南岡可憐不及張子房

蒼頭公

拍張拍張作三公平生狡黠魁羣雄丈夫作事須及熟手捧紗帽  
呼蕭公喚僕歌未罷平東軍已作僕今果負情君昔偃鑄錯借問  
司空善拍張何如爲人吹鼓角

懷儂曲

昔夢熱一手今夢熱全體已得班蘭狗復思作天子平生不識太  
傅誰安免鼓聲口自爲留冠投地悔已遲問君致此豈無故冠不  
誤君君自誤

學熱熱

箭如俄鴟馬如龍鼻端出火耳生風將軍年少稱豪雄釋甲便賦  
詩得句驚翠公卿書常意造卿技真無窮獨憐司州城望眼將穿

蔡道恭

鼓琴詩

行中水作天子壽光閣外空徘徊壽光閣中定敕旨佐命第一功  
才智縱橫自奇士壽光閣功最多永壽省名未磨家令一呼涕滂  
沱赤章終已矣青史竟如何

壽光閣

阿堆真名士當時實無輩吏治頗有餘豈止文稱最桃花牘米得  
幾升絲沈投瓜悲不勝阿堆竟以知命稱惜哉謝梅一詰難爲情  
桃花米

擲鏡覲魏軍奪氣南軍羨將軍膂力真絕倫千聞乃令公一見北  
掖門德教殿舊廚進膳徒爾爲卻悞用端拌血戰國事耶妻子耶  
將軍者恥耶

擲鏡覲

秋夜

不知秋氣爽夜坐覺微涼深巷吠聲碎空階蟲語忙樓高先得月  
樹秀早經霜何處寒砧起因風到隔牆

歲暮感懷寄呈樓芸臬丈

凍雲漲墨樓城黑朔風捲地擁雪來寒稜砭骨失重纈畢逋烏尾  
啼聲哀人生落薄不稱意局促轅下真駑駘出門惘惘呼影語日  
暮孑孑銅駝街裘敝履穿苦索米問君何福登金臺長安少年盛  
意氣使酒罵座矜朋儕飲酣攘臂詆權貴乞憐昏夜師優俳拙哉  
子雲口寒醒清靜寂寞騰譟候門百尺蠹雲表趨趨欲進心頗  
灰天生傲骨竟何用拳曲擁腫非良材懷中名刺久磨滅索居苦  
憶同岑苦半載相依接眉宇縱橫議論癡如雷神椎一擊苦不中  
拂衣歸去耕蒿萊區區捧檄何足羨晨夕羞膳馨蘭咳鴻妻孺子  
共情話瑤環瑜珥饒清才人間奇福君恣取興酣落筆凌鄒枚君  
以長調我獨何爲泛萍梗依人作計頭長埋尺書遠道倍珍重植  
見示鱗蒼雁勞頻催春風翹首向南望墮頭爲報梅花開

題平湖秋月

涼意灑然至全湖一望收  
四山鎖寒碧萬籟撼危樓  
秋色淡無語波光凝不流  
憑闌談往事細認劫灰留

旅感

文章小技未爲尊况有詭癡結習存  
下筆由來憑耳學入時重與認眉痕  
已知宦味蜂成蜜何事埋頭蝨處禪  
愛聽杜鵑歸去好京塗西抹總休論

醉歌行戲贈余舍人子駿丈

奉君延洪壽光之美醞蒸鳧炙鴉之珍  
羞眼前有酒且盡醉死歸生寄如浮漚  
君不見安期巨棗鍾山李仙藥無靈祖  
龍死文成五利何紛紛金銅仙人淚盈  
眦吾登閩風目覩西王母嵒然戴勝已  
白首長生若此亦奚益不如快意一杯酒  
西京豪貴誇金章黃金

爲枉白玉梁生存華屋忽零落百年魂魄思故鄉君今飢死一粟  
粟奚勿壽天齊彭殤君謂汝言亦復佳我生懷抱鬱鬱何時開連  
營槽邱吾將老死便埋我青山隈君如不忘踐夙諾斗酒隻雞嚼  
復嚼翩然被髮敏聞闔乞取天池萬頃爲杯杓醉鄉何隆隆誰其  
尸者王無功糟漿之氣道人鼻長風一縷吹墮樽桑東道逢劉阮  
欣然把臂入主人醉我春宵宮脫帽露頂酣甕側鞭之不醒如癡  
龍鬱單天子聞而異何物狂奴恣遊戲亟語巫陽莫下招募天席  
地隨所遭頗聞中山一飲醉千日我欲從之備其糟

題吳雪樵丈詩草兼送歸里

統如五鼓飲微醺取次留春付夢婆楊柳曉風新樂府瓊枝璧月  
小行窩名場歷盡雄心在詩卷刪餘綺語多記取鬢絲禪榻醉酒  
痕他日重摩挲

我初識面蓉峰下見說寬饒是酒狂彈指十年三聚首送君一騎  
獨還鄉洞天丹侶應相訊京洛緇塵已飽嘗徑欲山棲尋舊志荷  
蓑同牧赤松羊

金華山爲三十六洞天之一赤松子叱石成羊處也劉孝標於此著山棲志君所居在山下

代題殷小諧庶常遺照

妙手今無輩公書信有神避人劬夜課縱筆得天真一第嗟何晚  
重泉慘不春惟餘繚結富藏弄比陳遵

拓弦鳴霹靂磨劍倚崆峒抱此一腔熱凜然國士風修期能殺賊  
魏絳已和戎芳草甘泉路魂應戀故宮

庚申之變君在滄園呼守兵擊賊爲一進弁所阿而

止

見說羅池廟蕉黃荔子丹生天綠慧業入夢尙承歡夙世憑參果

文人例嘔肝無爲吟楚些雲路正驂鸞

君嘗示夢家人言爲四川城隍

士有一知已無須嗟數奇况聞雙旌出深動

九重悲脫屣君奚憾題襟我已遲傳神阿堵在拂拭認英姿

後君歿

召對尊南諸經  
侍郎垂詢及之

### 題紅杏邨莊園

年時杜曲愛幽探貫酒亭邊屢駐驂客子光陰總無賴一簾春雨

夢江南

學士風流七字詞春情惱亂聲將絲禁寒半臂渾閒事惆悵飄茵  
墮涸時

### 得曹照堂

乙然

黔中書卻寄

過雨門庭寂端居避客來故人三載別花下一緘開江漢供吟筆  
蠻荒老異才依劉誠得地無那鬢華催

險絕瓢兒井

地在萬山之巔爲川黔  
孔道君時留旆於此

雄關據上頭地形全屬控山

勢百蠻收土瘠畚耨熟天陰蠱火流無爲嘆遲暮永夜拭吳鉤



樓指論交誼如君得幾人風裁閒處峻笑貌古時春玉貴終遭刑  
文多轉召貧平生湖海氣爲爾一沾巾

人海藏身固頽然一蠹魚愛閒驅幻夢借病校奇書多難還營蘇  
窮交易索居南皮陳迹在何日萃吟裾

送胡子樵之官江西並東樓芸臬丈

五年飢走長安道落拓一官馬伏卓友朋不敵文字樂閉門兀兀  
聳詩草麗州公子人中豪縱橫酒國偏師塵素心三五數晨夕言  
泉噴薄飛秋濤朝來揖我告長別低頭爲捧廬江檄珍重平生學  
道心要令我輩生顏色百花洲上芙蓉開琴尊間集同岑苦城東  
樓生我同調少年意氣癡如雷祇今老作衙參客詞場跋扈應非  
昔爲道南皮跌宕遊定有新篇續陳迹男兒讀律不讀書被飾治  
諸終虛車故人滿棗蘭臺華刻首藝黃上計初

壽徐壽蘅帥六十

早歲才名動漢皇，馬車盛筆賦長楊。黑頭領選袁千里，白髮譚經賀太常。閩嶠盤雲馳使節，明湖瀉翠入詩囊。駑顏豈待胡床熟，會爲探奇度石梁。

閉門矻矻抱遺經，餘事還將風雅親。家法法皇熊尊後，鄭詞源班馬導先。秦平生說士尤甘內，從古名場慣積薪。天與著書閒歲月，儘容載酒問迷津。

送日本山米溪瑛玉遊上海

之子遠行邁，揚帆入寶冥。魚腥吹浪黑，雕眼射霜青。海寓同文軌，詩登出性靈。請纓今有路，誰謂限重溟。

朝鮮使臣閔翰山以詩及畫蘭見詒次韻贈別

海東文望重真儒，使者星軺蓋擁朱。記取城南觴詠地，玉梅花下

酒盈觚

空谷幽香素與期憑君筆妙畫中移他時沮水秋風起儻和蘭衰

菊秀詩也

淡雲後而小姑祠菊秀蘭衰八月時朝鮮貢使金叔度句

送日本岡鹿門千仞

濟東自昔盛文學來自百濟開唐初惺窩山陽遷述作勃窣理窟

宗程朱徂徠俊邁亦人傑氣撼山岳薄太虛滄桑陵谷有代謝坐

使儒術成川徂岡君種學鬱奇氣東西秘籍紛爬梳藩侯納土義

旗建尊攘著論扶皇興身膏棋質幸不死塊磊聊借奇交據觀書

卓犖眼如月吾妻鏡內窮褒誅

君著有尊攘紀事涉史偶章皆與羽諸藩拒命時以持正論陷罪殺

死直北蝦夷古窮髮雪花八月如掌癡徙民實塞漢遺制北門鎖

鑰嚴其樞書生慷慨建偉策謀國從古資純儒蝦夷北按庫頁島與俄鄰君建議開

北海道又曾遊歷六經大義炳如日厄辭曼澶疇能踰日求實是

其地著北游詩草

重實踐漢宋學術無歧趨空談  
何雨奚取俗師往往拘於墟  
摩西遺教乘間入立說乃與  
洙泗殊尙同兼愛重堅忍剝  
削墨老搆浮屠自治其俗豈  
無補援儒入墨嗟奚愚百工  
之事尙技巧聖前民用敢廢  
諸殺機一發不可退積愆成  
邱血爲渠斲雕返樸會有日  
絕學先賴昌吾徒仙山如瓜  
棗初熟歸帆縹緲凌蓬壺古  
文令嚴今已解儻致未火秦  
時書

恭擬題

御畫蘭竹冊應

制

露葉風枝妙入神  
娟娟推秀沈微塵  
孤芳空谷無人賞

睿筆淋漓爲寫真

細篾蠶根莖淺沙  
春風著意護叢芽  
清芬終古長無沫  
合作人間

第一花

幾枝婀娜映生綃楚畹移根傍九霄怪底披榛長見采幽香未許  
伍甲椒

點綴秋光別樣奇鵝溪細絹寫新枝侍臣儻和橫汾詠剛及蘭芳  
菊秀時

修竹植欒點筆成眼前突兀數竿橫何須更入箕籒谷斗覺薰風  
殿闕生

潑墨縱橫興自豪涼颺颯颯滿庭臯虛心峻節從教寫未許織塵  
點素毫

新枝冉冉放青梢老幹森森綠碧霄滿幅淋漓生氣出此中無地  
著甘蔗

十丈琅玕尺幅收蕭蕭併作一庭秋丹毫寫出凌霜態不數尋常

滿瀛侯

予以言事改官治秋前輩賦詩見贈次其韻

平生苦讀劉蕡傳  
災沴虛陳中壘書  
郎署一官容偃蹇  
罪言三策共歎歎  
鄉心頓覺繁  
歸程舊夢長  
應戀扁車間道上  
林遊獵美昔將詞賦薄相如

附原作

張百熙治秋

災祥古有江都策  
痛哭今誰賈誼書

至聖豈容無直諫  
時艱曾與共長歎  
沈菴白日孤臣疏  
銷錄清霜御史章  
得失一官應不憾  
蒼茫萬感定何如

次王逸吾先生陶心貧孝廉原韻

放權頻年潞水濱  
秋風長憶越溪菘  
君恩許遂烏私願  
忍把頭銜署散人

山館閒花無主名孤芳猶自拂簾旌柴門向晚風逾急細數鳴蟬  
斷續聲

早歲南華妙諦參大樽軀落久懷慙幸留佳處茆庵在好和髯翁  
七不堪

叢桂山中解笑人紛紛華轂夾朱輪劔墓寸鐵知何用在遣人傳  
蟻蝨臣

楚騷悱惻嗣音難千載風流屈宋間蘭茝至今芬未沫何當一訪  
九疑山 先生時招予至講沼中

題尹仰衡 恭侯 詩集

萬斛詞源湧怒濤偶將遊戲寫牢騷仲宣詩句從軍壯坡老文章  
過嶺豪報

國無權羞短髮髯邊有淚漬征袍參軍何事工纖語跨海猶能釣

六釐

短衣匹馬歷炎陬，狂鳥蠻花次第收。  
苦爲珠崖爭遠郡，似聞玉斧畫邊州。  
銷兵喜見輪臺詔，鑿空虛勞博望謀。  
贏得弓衣傳織徧，使君解賦大刀頭。

薇垣倭直幾經年，桂管從戎萬里還。  
樂府悲歌前出塞，名場幻夢小遊仙。  
揚州風景孤騎鶴，浪泊勳名感跼鴛。  
讀罷新詩重惆悵，南雲何處是龍編。

送周少璞編修還

朝

清秋迢遞越王城，刁斗森嚴漢將營。  
五嶺人文稱霸國，一鎗校藝舊書生。  
可無晁令匡時策，喜有宣公得士名。  
此去玉堂勤儆直，吾衰猶聽矢歌聲。



朱烈女

補遺

兩峰壁立森如削陰雲慘淡日色薄中有女貞之木長不凋烈女  
貞魂所棲託烈女誰朱氏息嬭於吳年十七渡河有期禱未結明  
年寇從西方來金華一潰勢莫支殺人如麻賊如織提兒孥女爭  
奔馳女泣告阿母兒身親身豈忍離母曰咄咄兒母悲且同避賊  
南山陲六月三日日昃後賊來搜山先獲母奴輩利財耳餌以金  
珠賊釋手此非樂土胡林守願保母身促母走峩峩入寶山巍巍  
高臺雲黃夜深入避賊氛詰朝賊復來鋌險鹿失羣老母倉皇賊  
相迫脅以白刃驚嘶急烈女聞之心膽裂傾身障母母身脫賊怒  
舍母挾女出女抱母身堅不釋女身區區惟老母俱熱血可濺追  
恤鼠狐箴栗一聲四山應羣賊蟻聚鷹攫雛女奔且呼母隨行二  
里餘峭壁巉巉石齒齒此是兒生別母地謂母急奔母俱蹶翩然

一葉隨風輕賦出不意翠相驚冀女尙生女已死死猶洩憤殘其  
形雨淋日炙屍不朽閩甸始殮面目猶如生嗚呼

國家承平二百載官府酣嬉發疥癩粵西小醜肆跳梁多少人披  
忍辱鎧卓哉烈女天姿正氣能振綱常衰寸心不灰名不沒皎  
皎長懸天上月